

髑骨杯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6763B

蜀
髀
杯

~~118910~~

118910

~~118910~~

髑髏杯上卷

英國楷陵著

元和奚 若譯

第一章 英國少婦

勃里敦尼亞西境有一土股土股上有一小鎮名奎列克斯地近海濱甚偏僻無佳勝之境足以游覽故名人達士足跡罕至惟有一禮拜堂之周圍牆上有藤蘿徧布焉禮拜堂之門刊有數字曰普勸教堂近海有石高起有人於此石上築一室居之其人泊而名馬刺斯姓名皆稱之曰老泊老泊生平以管理海港爲職業居於來搨倫地街房屋以木石相間造成屋頂作紅色屋外多百葉窗門戶極多是屋爲祖先所傳歷三百餘年屋已傾斜欹近鄰屋然尙可支撐數年不至傾覆某年三月內某日下午天氣清涼泊而馬刺斯在門前往來蹀躞口銜烟管忽行漸速乃入戶至客堂堂中馬刺斯夫

獨

體

杯

人及諸女眷。在彼操針黹。泊而入謂之曰。外面有馬車。漸漸來。馬刺斯夫人曰。汝勿發歎。泊而亦無語。旋趨出。馬刺斯夫人所以作是語者。因二三年前。曾有一侯爵。至奎列克斯游歷。愛其風景古雅。乃欲居於是。以賞玩云。因賃泊而之宅。作逆旅。出租極多。泊而當時。頗獲巨資。嗣後。遂無日不盼望。再遇此機會。然奎列克斯地方極僻。前者惟有一侯爵來此。而他人則絕迹焉。而泊而終不絕望。無日不守候於門外。冀有游人。則可捷足先得。不至爲逆旅主人所攬去。今見有馬車來。故喜出望外。奔告其夫人也。於是重復出門外。盼望那馬車。恰從山上曲折紆道而行。泊而口中喃喃自語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吾守候如是之久。或者竟有人來賃居。亦未可知也。日色將暮。光景朦朧。來緝倫地街中。漸漸上燈。其燈以菜油燃之。懸於繩以照夜。未幾。馬車至。不入市。恰停於泊而之門前。車中走出一少婦。手抱小孩。僅二歲。問泊而。

曰。馬刺斯夫人在此乎。泊而忙藏烟管於袋中。脫其帽。深深鞠躬。曰。此卽敝荆也。我領路。請進室中。心中自喜。曰。果然來矣。卽不賃居於此。然必在我家晚餐。亦可以獲飯資。我長年爲海港管理人。所進無幾。非有他項利益。曷以爲生乎。余妻常笑吾。歎今可以傲之矣。斯時。少婦隨泊而入室。見馬刺斯夫人。寒暄數語。聲音嬌麗。極似貴婦人。問曰。可許余賃居於此乎。余曾聞人言。貴府可作逆旅。故來此。泊而欣欣然。急欲應允。馬刺斯夫人示以眼色。使勿言。乃曰。余舍初不作逆旅。不輕易租人。且亦未租過他客。但視其人如何。或爲貴人而品行端方者。亦可通融。君要租幾間。四間敷用否。少婦曰。儘可。但令我先觀之。於是馬刺斯夫人導之往觀。少婦觀畢。甚合意。尤喜起坐一間。因其陳設古雅。門戶及地板。皆橡樹爲之。年久發黑。而中間一火爐甚大。如以食牛全體置其中。亦可烹之火。爐架上。有一野豬之頭。是泊而昔日所獵。

獨

體

杯

得者而橡樹板上。則嵌一象牙十字架。於是少婦遂問房價。既諧。泊而卽代少婦取携行李。置樓上。馬刺斯夫人手持門環。問少婦曰。夫人。汝賃居多少時。日。少婦含笑曰。余居幾月。或幾年。均未可定。君家肯租幾年。則余當住幾年耳。馬刺斯夫人曰。請問夫人尊姓。少婦曰。余爲愛迭斯。名勃來克斯卑。姓馬刺斯夫人。聞之意。其爲法國人。乃曰。然則夫人爲法蘭西人乎。少婦曰。否。余英人也。馬刺斯夫人曰。君操勃里敦語。極佳。少婦曰。余居在彼處甚久。馬刺斯夫人曰。想君必喜悅勃里敦之風景。吾儕亦自英國移居於此。已數百年矣。言畢。含笑而去。至樓下。偕其夫部署家事。語其夫曰。來客言每禮拜與我們拿破侖法幣名四枚。汝試思之。彼所與者。乃遠過於侯爵。設吾之裝飾。欲似富家婦。則必可使彼再多租金。但吾現在。僅戴白色之布帽。頸前所懸者。爲玻璃珠。如是。安能啟口。索重價乎。然自勃來克夫人來居於奎克列斯地。

方均傳爲新聞。有謂是人來歷不明者。互相傳說。而勃來克夫人絕口不言。其來歷故人莫能知之。而馬刺斯夫人雖與之終日交接。亦不能得其底蘊。勃來克夫人年僅二十二歲。驟觀之似未嫁之處女。故奎列克斯之人遇之。每以處女稱呼。呼之。勃來克夫人年雖輕而顏色慘白。兩眼常帶愁容。抑似甚有憂者。居恆不喜笑。常著黑衣。因是人咸疑其爲新死丈夫者。亦有輕薄之者。以爲如是之人。未必有夫。其抱持之小孩。殆私生者。而絕未有人留意彼之手指上。固儼然有結婚之珠環也。勃來克夫人不喜交游。其所最親愛者。卽其抱持之子。名阿特列斯。出入顧復不忍一刻離。其畢生期望。殆在此子。而他非所計也。光陰荏苒。忽忽已逾五年。勃來克夫人雖久居此。而是地之人。終不知其爲何人。來踪去跡。甚秘密。故奎列克斯之居人。恆誚笑此人。以爲談助。是時阿特列斯已七歲。生得容貌端秀。儀止不凡。年雖幼而一

觸

體

杯

切智識學問恰如成人阿特列斯之智識學問從何得來則家庭中之母教也其母勃來克夫人之學問在奎列克斯地方無能出其右者惟有一最著名之來寇而庶可與之頡頑奎列克斯之後有一片曠地遍產野花而此荒野之中僅有兩小徑作十字形臨此十字之地有一鐘灰屋此荒地空氣清潔每當天氣晴明風和日麗之際勃來克夫人常率其子往游瞻風雲賞林木而憩於高阜其子手持書勃來克夫人教之誦讀子頭上紺色細髮迎風飄飄如絲縷然勃來克夫人恒凝神注視此石屋一若海天勝地及名山大川之景皆無若此石屋之佳者自石屋遠望見一小山每當夕陽西下雲霞掩映則山景變換甚多或灰色或紅色或紫色又遠望海濱則風帆點點絡繹不絕煞是可觀而是地天主教中人往拜神者必經過此荒野手持十字旗口唱高歌海風吹來歌聲四散傳入人耳勃來克夫人所坐之高阜前臨

一湖湖中游魚躍躍潑刺有聲如此景物則他人遇之必賞玩不置勃來克夫人則漠然不以爲意其眼目非注視阿特列斯手持之書則注視石屋一日石屋之院內忽見人影細審之數人成羣同來同往驟聞鎗聲轟然則皆入室不復見勃來克夫人當此時手冷齒擊定睛注視不少轉瞬如是者屢矣有一次神色大變不能自持爲其子阿特列斯所覺阿特列斯亦隨其所視之向窺之操英語問其母曰彼等何人也在彼作何事勃來克夫人曰彼等在彼鑿石耳阿特曰鑿石何用勃來克夫人曰將以造禮拜堂阿特回首適見奎列克斯之普勸禮拜堂因指之問曰卽此禮拜堂耶勃來克夫人曰然是石出於山內彼等鑿之使成方形然後運於那的斯及巴黎地方而用之阿特列斯聞之心中思念片時復問母曰彼等在屋內作工旣爲造禮拜堂之用是有功於上帝必爲善人無疑勃來克夫人笑曰彼等恰是惡人適

觸

體

杯

與汝言相反。阿特列斯聞之益疑惑。復問曰：「既係惡人，爲何在此作工爲上帝效力？」勃來克夫人曰：「彼所作者，非出於自己之誠意，實有人強迫監察之，不容其不作也。」阿特列斯更疑惑。復問曰：「難道彼中無一善人耶？」勃來克夫人曰：「否，彼中僅有一善人，是人爲世界上第一好人，無有能比之者。言時其眼目四射，面露歡喜之容，若非常誇口者。」阿特列斯復問曰：「若以我的父親比，是人孰善？」勃來克夫人曰：「是人恰與汝父相類，同一善行。」阿特列斯復問曰：「然則兒曾聞母言世界之人無有優於吾父者，今何以有相類者乎？」勃來克夫人曰：「否，是人恰與汝父相似。」阿特列斯復問曰：「然則如是之善人何以偕惡人同一處作工？」勃來克夫人乃抱之起曰：「汝將來必能知之，今勿再問。」阿特列斯不肯已，復問曰：「彼善人同處於惡人中，必不能安曷弗乘機遁走乎？」勃來克夫人曰：「所以不能逃者，固有兵士守之，若乘機而逃，必爲鎗斃。」言

時。夫人戰戰兢兢。狀甚勿怡。撫阿特列斯曰。我等速歸時晏矣。汝不看霧已下降乎。於是遠遠聞鎗炮聲。海濱烟霧四起。騰入空中。將石屋遮蔽。若隱若現。母子二人。遂自高坡而下。歸於奎列克斯。見奎列克斯晚市方罷。貿易者亦陸續散去。尙有自遠地來販賣者。躑躅道中。尙未星散。阿特列斯見之。呼之爲絕島魯賓孫。阿特列斯所以爲此言者。因見此輩皆衣服樸陋。身著山羊皮毛。毳毳露於外。絕似山中之野人也。然此等雖狀類野人。其心則善。非凶狠者流。邇時忽見衆人漸漸聚集。圍繞作一大圈形。若有所聚觀者。市中浣衣之婦人。亦舍操作而聚集。所著木屐。履於街石上。橐橐有聲。衆人所以聚集之故。蓋因有唱戲曲者。手拉三絃。正在演唱勃里敦尼亞故事。此勃里敦尼亞本屬法國。後爲英人所攘奪。故有人演唱此事。以藉此歛錢也。阿特列斯見之曰。此唱者名恩特來。讓我往聽之。或能聞一二故事。是時恩特來

獨

體

杯

注目地上。視其所脫之帽。帽上置一紙。卽寫歌曲於上者。對衆言曰。諸位先生。幸蒙不棄。今予將演講一故事。在多年前那的斯地方。有一謀財害命之事。其始起於一手鐲。阿特列斯聞之。甚爲有味。以其事涉謀殺情節。必離奇。甚樂聞之。因廻視其母。以爲母亦必願聞也。忽見其母顏色慘沮。幾無血色。更露戰慄之狀。執其手如冰冷者。大驚異。勃來克夫人乃謂之曰。吾儕速歸。勿聽也。是時演唱者之聲忽停。跪於地。目光閃爍。伸其手向衆曰。吾今先爲禱祝。不但爲被殺者禱祝。且爲殺人之凶手禱祝。衆人聞之。皆肅然。脫帽跪地。隨演唱者讀禱祝文。惟阿特列斯及其母獨立而不跪。演唱者見之。忽變其欣喜之容。現驚異之狀。口中胡言亂語。不甚可辨。聽衆亦不解其意。禱畢起曰。手鐲謀人一事。情節過於悲慘。恐衆聽必有不樂聞者。勃來克夫人聞之。更感觸於懷。緊握阿特列斯之手。曳之前行。阿特列斯意甚快快。遂隨其

母。匆。匆。歸。泊。而。馬。刺。斯。室。中。

第二章 符籙環

是日晚間。勃來克夫人。惘。惘。若。有。所。失。勿。言。勿。語。阿。特。列。斯。則。伏。於。家。中。爐。旁。地。毯。上。讀。一。冊。古。書。書。中。所。載。卽。英。國。古。時。阿。勿。雷。德。皇。帝。之。事。跡。也。阿。特。列。斯。置。書。小。桌。上。以。手。支。頤。讀。之。津。津。有。味。勃。來。克。夫。人。正。坐。於。椅。上。觀。彼。讀。書。阿。特。列。斯。仰。首。問。曰。母。親。何。謂。符。籙。勃。來。克。夫。人。一。驚。顏。色。陡。變。謂。之。曰。汝。何。以。知。符。籙。二。字。孰。語。汝。者。阿。特。列。斯。曰。是。書。中。言。之。當。阿。勿。雷。德。之。世。其。所。乘。之。戰。艦。徧。刻。符。籙。以。爲。保。護。兒。不。解。符。籙。何。用。故。問。之。勃。來。克。夫。人。顏。色。稍。定。半。晌。方。答。之。曰。符。籙。卽。古。代。北。方。諸。國。所。用。之。文。字。也。阿。特。列。斯。復。問。曰。既。爲。文。字。何。以。刻。於。戰。艦。卽。有。保。護。之。效。時。兩。目。炯。炯。注。視。其。母。若。急。欲。得。其。究。意。者。勃。來。克。夫。人。曰。符。籙。原。無。用。特。古。代。之。人。智。識。未。廣。

罽

體

杯

易陷於迷信耳。彼時人將文字作種種排列法。以爲符籙。有謂刻於船舷。能避海中颶風浪者。有謂能避敵人之刀兵者。有謂被敵人擒縛。能念符咒以解之者。有謂能召墳墓中之靈魂。使作人語者。然不過古人之迷信。實無所用。而北方之人甚信之。有刻於牆上者。有刻於船上者。有畫於鎧甲中者。不一而足。阿特列斯曰。然則符籙之文字形狀如何。與今同否。勃來克夫人曰。與今大不相同。汝欲觀之乎。乃起身入室。在橡木箱中取出一鳥木匣。匣面刻有許多北方苗人作戰鬪狀。勃來克夫人既取匣至。亦坐於地毯上。旋啟其鎖。揭其蓋。是匣以藍緞爲裏。甚精緻。夫人自匣中取出一銀環。環之周圍約有八寸。可見其爲古物也。夫人乃曰。此環上刻有符籙。卽古時之物。阿特列斯曰。距今幾何年矣。夫人曰。約有二千年。是爲古時皇帝名瓦丁之環也。因問之曰。汝知瓦丁否。阿特列斯曰。兒讀書時。曾知之。書中言瓦丁乃由人

頑想所造而稱之爲神明也。因問母曰：此意何解？勃來克夫人曰：所謂頑想所造者，卽亡是子虛之謂也。阿特列斯曰：既屬虛造，何以有此環？勃來克夫人曰：瓦丁之神，雖無之。瓦丁之人，則有之。據古史所言，其人爲古時勇士，亦爲祭司，亦爲北方皇帝。古代瓦丁立志求死，因與敵國開戰，戰時勇猛異常，受傷七次。此環置於胸前，敵人攢制其胸，傷痕繞環作圈形。瓦丁死後，人遂寶此環以神聖目之。每祭時，則敬謹置於祭筵。瓦丁之後裔流傳既久，遂成一種族，曰大業人種。後其種族中有一勇士曰哥思侖，率其衆侵掠英國，携此環而往。所以此物遂流入英國也。阿特列斯聞之，驚愕不置。思及哥思侖，阿勿雷德、瓦丁均爲有名之人物，而吾母之環卽爲瓦丁所遺，若有事跡，傳至今日而爲吾知之，則誠罕有之快事也。阿特列斯再將此環反覆玩索，深贊乎古時工匠之誠樸，而不惜材料以爲之。因呼曰：吾儕可以此環變甚昂。

罽

體

杯

之價焉。環之外形。漆以紫磁。漆鏤金字四行。清細可觀。因指之而訊母曰。此卽古之文字耶。或如矢。或如英文字母之 B 字。或如 R 如 X 者。究何意耶。母曰。無人能解其究竟。吾冀爾年少長。能學此等文字。而解釋之。則所願也。阿特列斯聞此語。急欲知之。若不願待其學得此種文字之後。而後解之者。因問曰。此種文字。其爲瓦丁所鑄之耶。母曰。或有之。汝知其爲造古文之大家乎。時阿特列斯適將此環反覆玩弄。乃見其襯裏有黑緞一條。因問曰。此黑色物爲何者。勃來克夫人躊躇片時。乃對曰。恐爲汚血所染。阿特列斯曰。然則何以不若血之紅色耶。曰。血之爲物。經久必黑。汝知之乎。吾嘗語汝此環爲祭壇上之環也。吾試爲爾略述之。汝曾往普勸天主教堂見其祭壇上有何物。阿特列斯曰。爲一十字架之像也。勃來克夫人曰。然則古時之北歐人。乃置環於其禮堂之祭壇上。彼時亦可任人觀覽。今天主教人向十字架接

吻以爲誓。昔之北方人亦如之。但未起誓之前。此環先浸於血內。彼起誓者以爲若不依其所言而行。則鬼神必欲懲治之。阿特列斯所讀之書。適論及北歐人獻祭之現狀。故仍目注黑緞。而訊其母曰。是北歐人屢以生人爲祭否。勃來克夫人曰。時嘗有之。阿特列斯曰。然則此血或爲生人之血也。曰。是未可知。阿特列斯曰。恐爲瓦丁自己之胸血。但此緞流傳。已不知幾何時。或非爲瓦丁之血也。其究爲誰人之血。吾實最欲知之。勃來克夫人曰。勿聲。吾儕不必論及此等可畏之事。此非人血。亦不可料也。蓋勃來克夫人因此事。使和柔之兒童聞之。未免不安。故設法欲變其思念。遂將環仍藏於匣中。而坐於阿特列斯之旁。以一手抱之。而笑語曰。燈明夜靜。吾儕當暢談何事。阿特列斯曰。請爲吾詳述北方戰爭之情形。勃來克夫人嘗讀北方之史記。故能允其子之請。而爲之述許多古事。阿特列斯以二小時之久。靜坐侍膝右。

闕

體

杯

聽母縷述古時戰爭之猛烈。不覺津津有味。嘆曰。吾聞古戰士羅碌愛來克之徒。甚羨慕之。從此阿特列斯稟承母教。若非談及古代戰爭。每不願聞史事焉。一日奎列克斯地方。有一教師來候勃來克夫人。夫人乃命阿特列斯奉以滄茗。阿特列斯舉杯欣躍而呼曰。勇哉。此人乎。彼等之文字甚離奇也。夫子其肯賜教否。此教師原爲著名之學士。但近三十年間。因竭力於行道宣教。故不暇讀書。學問因之疎淺。卽讀一希臘文之新約聖經。亦須用法文注解參觀焉。因撫摩阿特列斯之頭而笑曰。爾何以欲學此種文字耶。阿特列斯曰。吾爲一言次而止。因忽見其母以指掩唇而示以勿聲之故也。勃來克夫人急以他事亂之。從談他事。迨教師旣去。勃來克夫人召其子而囑之曰。阿特列斯汝宜切記。終勿使人知此符籙環存留於我家。阿特列斯奇其言。因問曰。何故。勃來克夫人曰。欲得此環之人。甚夥。恐彼等知此環之所在。

必將盜竊之。抑有性命之憂也。因此環之。故已有一人爲人謀斃。若爾將其風聲洩漏。恐未免有復蹈覆轍之禍也。吾子其牢記之。吾子其慎爲之。

第三章 回憶

阿特列斯之臥房。有一外露之窗。高出於他房之頂。可以近挹山色。遠眺海景。一日晨起。啟簾遙望。如有所見。奔至母側而告之曰。吾母試來觀之。有一劇佳之小艇。浮於海面。勃來克夫人欲順兒心。卽衣寢衣行至窗口。以觀此小艇。阿特列斯指之曰。此豈非北人之戰艇乎。勃來克夫人曰。此等戰艇。今日已絕跡不見。所見者爲一篷船耳。阿特列斯大失所望。因問曰。然則篷船爲何物耶。勃來克夫人不卽答。曰。迨早膳後。吾爲汝解述之。阿特列斯於是汲汲膳畢。思往海濱。以細覘此來船之何狀。旣出門。越級而下。向通海埠之街而行。旣至埠。卽坐於埠之石級上。以遙觀來船。審察旣久。乃自默念。可否

獨

體

杯

與討勃所造之長蛇船相比較乎。已而又有一船。漸漸駛近。阿特列斯知其船爲房主老泊所坐者。老泊而登岸。瞥見阿特列斯。愕然曰。小友阿特列斯君。爾若早一句鐘來。可偕往彼船一游。此機失之。誠可惜也。因旋語其同伴曰。爾儕適於篷船所遇之露基福。卽該船之船主。名譽頗盛。勇於爲國宣力者也。恐其內未必有偷漏之弊。同伴似不以爲然。曰。彼旣爲該船之船主。則欲來奎列克斯。何難命船駛至於此。而乃登理姆炮台以步行而來耶。泊而曰。爾有猜疑於彼乎。曰。然。其中必有私弊。君知今日奎列克斯之節期乎。諸色人等。必須終日往禮拜寺守節。况近者月朔夜間黑暗無光。露基福之所。以來此。其惟乘合宜之機會。欲示暗號於船而有所作爲耳。泊而驚曰。爾誠蠢哉。如此一葉之舟。可載何物以偷漏耶。况吾儕往勘其內容。一無貨物。爾想如此名譽之武員。而肯作此區區漏稅之劣行耶。豈不貪小而失大乎。但

其同伴勃克顛斯堅執已見。搖首不稍變念。泊曰。然則君既固執此見。亦甚佳。吾儕派爾於此二十四句鐘內復勸之可乎。勃克顛斯曰。善。卽非君命。吾亦願往。恐不待明日之晨。必有所報命也。泊曰。誠然。爾明日無所查獲。則不如今日與吾同往守節期之爲愈矣。人生幾何。爲樂無多。今日盛典。吾何爲而捨之。其餘管海港之人。聞泊而此言。遂各散分往守節。此次守節之事。昨晚泊而夫人已與勃來克夫人論及之。請其母子偕行。以祝盛典。但勃來克夫人頗不願往。故阿特列斯心中失望。極爲不悅。時管港人等既散去。阿特列斯仍坐於埠之石級上。細察篷船之現象。忽見船尾高升一篷。篷上大書一司報讎之女神名。阿特列斯從未見其名字。故亦莫明其妙。迨歸家乃訊問其母。勃來克夫人卽爲其子解明之。阿特列斯曰。奇哉。船上何以用此名號。彼等抑亦有欲報仇之事耶。瞬息見一盛裝之婦。出門而去。首戴二三代

罰

體

杯

前之古帽。腕插於老泊之臂內。老泊亦服色齊整。緩步而行。適途遇一班教師。導之偕行。同入普勸大禮拜堂。許多土著農商。亦皆整束服式。口啣烟管。相率徐行。幾至奎列克斯全體之人。皆來集於禮拜堂內。是日爲赦罪節。舉凡店肆舖戶皆閉門。全市寂靜。較之主日之晨。尙或過之。祇有漁人數輩。與勃克顛斯同在海港。但衆漁人皆酣睡蔭下。雖有若無。勃克顛斯則蹀躞海濱。常取望遠鏡向該船遙觀。乃該船定而不移。仍留故處。所奇者。無一人自船登岸。亦無一人立於船面。想必其中水手。畏見岸人之故。當日於他人皆欣樂。懽慰。而於阿特列斯則憂鬱不堪。其母則不按平日嚴整之規則教其子。蓋因他人爲守節欣樂之期。有意寬假。聊取其子之喜悅耳。是日勃來克夫人大概用工於翻閱新聞紙之截本。卽由新聞紙剪裁而貼於簿上者。此截本。勃來克夫人殊不容其子寓目。每當閱過。必至秘鎖於抽斗之內。夫人

將。其。反。覆。誦。閱。幾。至。皆。能。背。誦。雖。然。彼。每。日。仍。必。讀。之。一。若。從。未。見。過。者。雖。見。其。狀。若。讀。之。心。痛。者。但。終。不。肯。釋。手。其。書。之。首。頁。由。勃。雷。忝。尼。之。新。聞。紙。截。下。者。記。其。事。云。以。利。克。馬。維。爾。爲。英。倫。產。一。千。八。百。八。十。六。年。遷。居。那。的。斯。身。材。傀。偉。頗。具。才。辯。邇。來。娶。一。富。家。婦。美。麗。殊。常。人。以。故。得。躋。於。那。的。斯。最。高。尙。之。社。會。於。亞。馬。立。克。會。內。亦。居。會。員。之。職。若。彼。不。入。此。會。恐。彼。不。致。遇。見。亨。利。杜。興。論。亨。利。之。爲。人。雖。不。見。其。有。何。劣。跡。然。賭。博。之。癖。獨。盛。馬。維。爾。與。杜。興。初。不。知。其。因。何。故。而。懷。宿。怨。其。後。卒。有。大。決。裂。可。知。二。人。之。現。象。矣。某。夕。杜。興。方。博。馬。維。爾。斯。戲。言。其。博。之。得。利。意。非。不。善。杜。興。聞。之。一。若。譏。誚。其。賭。博。者。卽。忿。然。而。起。飽。以。老。拳。馬。維。爾。泰。然。不。驚。徐。語。之。曰。君。子。人。不。致。因。此。區。區。而。動。武。也。杜。興。聞。之。曰。然。則。爾。謂。吾。爲。小。人。耶。卽。取。酒。杯。擲。其。頭。部。頃。刻。驚。動。會。內。全。體。之。人。與。之。排。解。然。欲。二。人。相。交。如。初。則。難。矣。故。當

罽

體

杯

夜二人相別。卽成大仇。次夜馬維爾仍往亞馬立克會中。惟自觀新聞紙。縱談國政之得失。殊不留意於杜興之屈辱事。當夜杜興復與夢泰博。杜興勝。及夢泰囊中盡罄。不願遽止。乃語杜興曰。君如有意。吾仍須與君博一勝負。言次。探手入袋。出一大銀環。爲古代獻祭所用者。爾時馬維爾見之心爲所感。卽趨至其博桌之旁。而語夢泰曰。此環何以能入君之手。夢泰置若罔聞。而仍下手入賭。未幾。此環竟爲杜興所得。逾片時。杜興亦出外。約過五分鐘後。馬維爾亦去。人訊其今日之去。早於他日。則曰。吾往查此環也。約二句鐘之久。警察方於街坊來往時。忽聞有將伯之呼。從穉斯林地而出。急趨近之。見杜興橫臥於街衢之間。胸溢赤血。而馬維爾則俯身於旁。喚人來助。將受傷者速送羅舍醫士處驗傷。則知其已氣絕矣。於是曳之入官驗所。馬維爾須同往作証人。但其所作之証。祇曰。吾歸家時。偶見一人睡臥於地。因馬維

爾久爲人所信仰。且按以警察所言方纔之情景。無復有他疑。故祇謂馬維爾曰。若有所需。務必再來作証。馬維爾許之而出。明日此事忽變。其方針於會內。二人爭論之事。與所講之言。乃重復刊佈。因當夜馬維爾離會時。曾有欲往查此環之說。適足以爲其謀死之罪証。况勘查杜興之身。舉凡財物珍寶。俱未遺失。而獨失此銀環。尙有最適當之証據。則覓得其行刺之刀。此刀實古器。故取至一骨董家驗之。知此刀於刺死之晨。爲馬維爾所購去者。此刀爲伊大利勇士篇石所遺下。當馬維爾購時。骨董家語之曰。此刀已流過法蘭西人之血。馬維爾對曰。恐仍欲作此用。亦未可知。而杜興原爲法人。因此數故。馬維爾卽被捕。決定其爲殺杜興之凶手。最奇者。此環從此失其踪跡。而罪人殊不肯承認其事。後往其家中。細爲勘察。亦覺徒勞也。勃來克夫人讀至此。卽擲書太息曰。噫。以利克爾。何日能雪此大冤耶。

第四章 悲哀

是晚。勃來克夫人倚窗遠眺。觀察夜景。時天朗氣清。海碧星明。映於水面。阿特列斯亦與其母同坐。不觀他物。祇注意於篷船。見船仍在故處。因海浪之起伏。而搖蕩如鳧。船尾顯一明燈。阿特列斯忽呼曰。吾母試觀之。有一舢板放下矣。因星光之明。可見其舢板內坐者共七人。一人把舵。六人扳槳。身穿法蘭絨水手之衣。勃來克夫人見之甚驚奇。蓋七人皆身繫刀鎗也。阿特列斯語母曰。不知現在勃克顛斯猶有看管之職否。彼曾言該船之人爲運私貨者。今果來埠焉。勃來克夫人曰。若彼等爲運私貨者。何不待天略暗而出乎。阿特列斯乃猶豫曰。然則彼等携刀鎗何爲哉。恐彼等卽吾母曩日所講古時之勇士耶。勃來克夫人搖首曰。否。而不知該七人之登埠。實有古勇士之英氣也。勃來克夫人當時默坐不語。思作一生平所未有之事。雖然。心中

獨

體

杯

微有畏懼。因此念存之中心。歷時已久。不得不姑發其端。以償夙願。於是起身閉窗。行向暖爐。並語其子曰。來。吾將有事告爾。阿特列斯見其母如此愁容。心懷疑奇。即隨之往。勃來克夫人曰。吾兒阿特列斯。爾信爾父已於爾爲嬰孩時。去世乎。吾實不欲爾知此傷悲之事。然不久爾亦將由他人處聞之。吾不願爾信從他人告爾之言。故吾思不若早爲爾言之爲愈也。但吾有一語。欲爾置諸肺腑。畢生不爲人知。卽有人談論爾父之劣跡。爾決不可信。因吾爲其親妻。誰能知爾父較吾爲詳者。語至此。略停片時。阿特列斯默會其悲慘之意。故亦不語。勃來克夫人又曰。吾兒乎。爾父猶未去世也。阿特列斯張目驚奇。而問曰。然則吾父何不與吾儕同居耶。勃來克夫人曰。爲之。言次聲徐低。又曰。彼被囚於獄也。阿特列斯按其平日所學。知獄者爲犯罪之人。所設故聞。此語忽受激刺。勃來克夫人又曰。吾兒。爾曾讀史。知古者亦有

髑

體

杯

許多善人被囚於獄否。阿特列斯曰：吾知之。如華德勞來如公爵收范實着名之詩家也。尙有多人。吾雖不能記憶。但往查書籍。則必能得之。勃來克夫人曰：爾父亦一善人。曾遭遇不平之害也。阿特列斯曰：彼等謂吾父曾作何事。勃來克夫人低聲曰：彼等誣指爲謀命之罪。爾父奚至於此。爾父必不至此。爾父確未至此。彼語吾爲冤屈。吾深信之。阿特列斯曰：吾父何日始可歸來。勃來克夫人曰：彼無可歸之日矣。夫人語未竟。悲慘不能自抑。淚潸潸下。巾濕如出水者。阿特列斯見其母如此。亦大哭曰：今日方知吾母平時所以獨自暗泣之故矣。彼人何凶惡如是。無故將吾父由吾母處捕而囚之。耶待勃來克夫人哭畢。阿特列斯又問曰：然則何不置吾父於斷頭台之下。耶此問實出於小兒自然之性。奈夫人聞之。實使其股栗不已。勃來克夫人語之曰：爾不宜用此可慘之問。爾父本已斷定死罪。其後曾減輕耳。於是阿特列

斯回憶前遇。恍然大悟。卽以手指之曰。吾知吾父之獄之所在矣。彼荒塲前面之房。非吾父之獄耶。勃來克夫人曰。爾所言誠是。然則爾知吾所以居此奎列克斯之故否。吾居此較他處稍樂。因略近於爾父也。吾於那的斯地房屋寬敞。足以居處。但吾不宜捨爾父於如此苦慘之地而不顧也。今爾須謹聽吾言。吾欲爾今日鄭重之秘密之爾父。旣未謀死。人則必有正凶。在吾深望爾他日偵獲此人以救爾父也。阿特列斯對曰。欲吾偵獲此人耶。勃來克夫人曰。然。吾非欲爾卽日偵獲之也。吾望爾成人之後行之。阿特列斯曰。或者謀犯已死。則何如。勃來克夫人曰。死與生。勿論總之。欲爾能偵獲之。若爲生者。則爾携入公堂。以雪爾父之冤。若爲死者。則爾須表白爾父之冤於世。使世人不以爾父爲罪犯。爾父現囚獄中。不能有所作爲。至於吾柔弱如秋柳。自知將不久於世間矣。憂愁傷悲。實促吾壽。吾將此事交明於爾。爾盡畢。

罰

體

杯

生。之。力。以。謀。之。必。有。水。落。石。出。之。日。至。言。經。濟。則。吾。所。有。之。產。爾。一。生。固。足。數。用。不。必。過。慮。但。爾。雖。財。物。富。足。身。材。強。健。能。得。世。上。一。切。之。幸。福。固。吾。所。大。願。者。但。父。冤。一。日。不。雪。爾。卽。一。日。爲。犯。人。之。子。其。如。人。之。譏。嘲。何。吾。又。懼。爾。言。念。及。此。勢。將。輕。視。一。切。而。愁。慮。不。置。焉。吾。兒。謹。記。吾。言。爾。願。受。他。人。如。此。之。譏。乎。爾。能。償。爾。母。親。區。區。之。心。願。乎。爾。曾。念。及。最。親。最。尊。之。獄。中。囚。人。乎。阿。特。列。斯。聆。其。母。如。此。激。切。之。問。當。卽。俯。首。聽。命。雖。於。其。目。中。觀。現。在。之。境。地。甚。覺。爲。難。但。想。將。來。或。者。較。易。也。勃。來。克。夫。人。又。語。之。曰。曩。者。大。海。納。勃。爾。幼。時。其。父。導。之。至。祭。壇。欲。其。一。生。誓。爲。羅。馬。之。仇。爾。亦。讀。其。史。矣。吾。亦。欲。爾。立。此。種。之。誓。於。是。夫。人。卽。命。之。曰。往。取。聖。經。來。阿。特。列。斯。如。命。取。之。來。亦。依。其。母。之。命。而。按。手。於。所。啟。開。之。聖。經。上。隨。其。母。誦。誓。言。者。二。次。其。誓。曰。吾。立。誓。於。成。人。時。盡。吾。之。力。表。白。吾。父。之。冤。屈。願。上。帝。鑒。助。永。矢。不。諉。既。隨。

其母誦畢二次。勃來克夫人又命其自誦一次。阿特列斯即誦之。心中以爲吾他日得與古勇士蒞同一之境地。甚所願也。乃傲然有自得之意。勃來克夫人手撫阿特列斯額上捲髮而微聲語之曰。吾兒阿特列斯。吾抑在顛狂乎。吾幾忘爾現今祇七歲也。方纔爾自誦之言。不知爾能明曉否。但無妨待爾長成之後。若爾爲吾之真子。雖不能記憶現在所誦之誓言。吾知爾必能按真子之分而行之。今吾須說明爾父何以被疑之故。言次。即側耳驚愕曰。唉。吾兒試聽之。何哉。誰人來耶。彼等自想居於秘密之室而無人可入者。蓋勃來克夫人來此之待。先將其樓下窗門盡行固閉。此時忽聞有足步聲。歷梯級而上。大爲驚駭。且明辨其聲實爲男人之足聲。亦非老伯之足聲。而實不知其爲何人之足聲也。已而登樓。漸近於勃來克夫人所在之室之路。於是母子默爾而息。瞠目而視。以待可畏之現象。忽而門大啟矣。勃來克夫人

觴 體 杯

際此時境。不敢出聲。見來人面部。套一黑絲絨之假面具。具上祇二孔。二目灼灼。向彼母子而觀。頭戴軟帽。下覆於額。長衣曳地。莫辨其身材。該人卽前行數步。徧觀房中一周。似見房中祇有一婦一孩。而膽愈壯。氣愈厲者。因啟口語。勃來克夫人曰。夫人受驚耶。請寬懷。吾並非欲來相欺者。惟夫人疑吾爲相欺者耳。勃來克夫人聆其聲音。實爲絕不相識之人。操法蘭西語。細辨其聲調之高下。實爲一英人。且知其爲高等社會之人也。客語夫人曰。今日爾居此室中。無人保護。爾等之命。懸於吾掌中。爾若號呼。此室內外無人聞知。現在無論何人皆往守赦罪節矣。吾今有求於爾。爾若明白。速卽允諾。不然。無所利也。如此數言。致勃來克夫人驚恐萬狀。莫知所措。左顧右盼。殊覺爲難。乃和聲問之曰。爾究爲誰。客於假面具內笑曰。吾所以用此面具者。實不願他人知吾爲誰也。爾又何問耶。勃來克夫人曰。然則爾須何物。客曰。夫

人此問。誠有適中吾所要求之物。無他。卽爾所藏之符籙環也。今在爾處。速卽取出。勃來克夫人問曰。爾何以知此環在吾處耶。客曰。爾不必問吾。吾知此環定在爾處。爾欲不承認耶。觀其面具之二目。銳如利刃。注射於夫人之面。勃來克夫人亦默爾不答。客曰。爾不承認此環在爾處。吾今乃定欲得此環。勃來克夫人曰。爾何如此。客曰。吾非有暇與爾對談者。速將此環給吾。勃來克夫人曰。吾知爾非君子。然爾之學識亦足使爾成爲君子人也。客聞言。似覺驚激。勃來克夫人又曰。然則爾現在之所行。何以不屑所學而爲盜賊之所爲耶。若吾非爲無保護之巾幗。而爲有能之鬚眉。則將。客不忍聞其後語。乃接聲曰。吾來並非欲聽夫人之議論也。欲來取此環耳。勃來克夫人曰。然則吾苟不與爾。則爾將何如。客曰。吾再告爾。今爾無能爲。吾欲爾如何。卽如何也。遂由腰間抽出利刃。向其母子閃耀。勃來克夫人不覺失聲。急將

髑

體

杯

其子阿特列斯挽之於臂。恐彼受傷也。當此驚怖之際。乘機得見該人執刀之手。乃細白而有一金剛鑽之指環焉。客乃曰。吾不必定殺爾等。吾亦可驅爾母子外出而搜尋此室。一言蔽之。吾願下毒手而不願徒手以歸。故爾若非愚魯。則速從吾言。取符籙環授我。我得環。爾亦可自救。且救爾子之命。勃來克夫人細辨其言。並觀其狀。若果能如言而行者。因思不若將環給之。之爲愈也。故語之曰。爾試往櫥抽斗內之烏木箱中覓之。可得此環。但爾取去。若將來亦有如此受咒之事及爾。則爾亦僅可忍受矣。客卽有悅意。於是歸刀於鞘。向櫥而走。不久手中之寶箱在焉。因取環細察之。自語曰。噫。卽此環也。又旋謂勃來克夫人曰。然則爾夫當日受審之際。爾何故妄証爲不知此環耶。勃來克夫人曰。吾未妄証。吾所証者皆實言。因吾當時未知吾夫將此環交其友甲必得。

西國武員之職

露基福也。客曰。抑從被殺者之手劫來而交於

露基福者乎。勃來克夫人曰：君言誤矣。爾以吾夫爲兇手耶？夫人原不欲與言此事。但亦可乘機爲其夫雪冤耳。於是告之曰：爾日之晚，吾夫由亞馬立克會出，追杜興，適與之遇。杜興卽承前晚之過，因而謝罪，以求與吾夫復和。乃取環贈吾夫，以爲復和之標號。吾夫亦取當日所購之古刀，以報禮。既講和後，一取環，一取刀，各自別去。逾片時，杜興乃被刺，其兇手爲誰，則不知也。次日晨，吾夫已預料必誣遭殺人之罪，亦知該環在手，必將見疑於人，故將此環往交甲，必得露基福。想必囑其勿宣者，客曰：此公案乃壞於露基福之手耶？勃來克夫人髮指而怒曰：何所謂？公盜賊，謂其爲公耳。甲必得非欲壞此公案，實欲成全此公案也。客笑曰：然則露基福果成全乎？爾夫卒至於定罪也。噫！吾心甚覺欣喜，獨恨其頭不置於斷頭台之下也。但今旣囚於獄，亦聊舒吾之氣耳。言次，忽呼曰：何爲哉？阿特列斯旁觀其人，知其必非膽壯之

罽

體

杯

徒。其手置於桌上。從未安定。常有戰慄之色。已而寂靜無譁。忽聞一新來之聲。細聽之一。若迅雷之由天而下。該人殊驚怖。躍至窗前窺望。但見天氣清明。實爲勃里敦尼亞所稀有者。四周天際線直至天頂。星羅棋布。似銀屑置於藍水之中。映照大水之上。光不甚明。實成一大觀之景象。非畫工所能寫。阿特列斯頓生奇異之心。而一番畏懼心。不覺消歸烏有。故由母處躍去。潛至第二窗口而窺之。見篷船所放下之舢板。仍在故處。若該舢板欲登岸。有所作爲而不能者。其中七人。一如其舊。既不近岸。又不遠岸。竟常與岸駛作平行線。可知其必有兩難之事。當舵者屢起身向岸窺望。阿特列斯乃移目以觀篷船。則見其烟突中出烟甚熾。必係司機者在彼振頓汽機。於是阿特列斯自解方纜之聲。必爲該船起錨時放炮之聲。以備駛行之符號也。彼戴面具之人。如非由該船而來。蓋彼探其半身出窗口之外。望彼處荒場。似欲

觀其動靜者。忽而此聲又作。該人卽由窗檻躍下。如被人擊下者然。且躍且語曰。噫。事勢不佳。罪犯已逸矣。此抑爲彼等計謀之暗號耶。但吾終不使吾之仇敵逸去。吾必欲往追之。此炮聲適趨吾追之之聲也。言畢。卽狼躑由房奔出。其房門亦隨其人而響閉。瞬息聞其足聲。乃向荒場處而行。爾時勃來克夫人雖被劫其符籙之環。但殊不會意。乃又起一念焉。蓋聞客之所謂罪犯已逸者。似明言其丈夫也。雖欲擲此妄念而去之。蓋知其勢必有所不可逸者。奈此念充塞於腦中。不能解脫。於是坐於椅上。以手倚於椅旁。緘口不能言。然思其夫以利克馬維爾若果由獄中逸出。而途遇此切欲致彼於死地之人。則何等之驚怖耶。既而又呼曰。聆之！聆之！！炮聲又起矣。彼等何爲而放炮耶。但除炮聲之外。爾時又聞一他聲。卽向者由荒場至奎列克斯之路上。從無聲響者。今乃聞此聲。由低而高。細辨之。乃馬蹄得得之聲。又隨

髑 體 杯

以車輪之聲行駛極速。似有急迫之追逐者。已而其聲愈近愈響。忽止於老泊之門口。阿特列斯由窗口窺之。見有四輪車一乘。上坐一兵丁裝束之人。手執馬韁。急勒其飛速之馬。似被其第二人下車者然。並聞其聲有呼曰。以利克急速。急速。後之追隨者。將不遠矣。車中人即急躍而出。向門亂擊。顯其不能瞬息延擱之狀。阿特列斯亦不便通知其母。急自樓梯躍下。以觀其事。既啟門。則見門外立者。衣一灰色粗布之長衣。舉動甚奇。蓋彼先將阿特列斯抱於手。與之接吻。數次。至於阿特列斯雖屢受其母或其他婦女與之接吻。生性最惡男子。茲忽遇此醜惡之生人。與之接吻。殊覺不悅。急欲支撐而遁去。該生客乃將阿特列斯放下而問之曰。爾母在何處。阿特列斯以手指之曰。在樓上。但爾不可與之接吻。蓋彼不肯。亦不悅也。該人因笑謂之曰。不肯耶。抑不悅耶。爾試觀之。即由梯而登。臨行又囑御者曰。留意此孩子。於是

彼穿兵衣者語阿特列斯曰。爾試登車。吾儕將帶爾至彼處美觀之船上遊玩。阿特列斯目注此人而奇曰。吾若非吾母與吾同去。則不去者。御者曰。爾母與父皆同去者。阿特列斯曰。吾父耶。吾父在。言次。卽收獄中之字音。而以彼處二字代之。御者曰。然。彼若再緩片時。恐欲仍至其處矣。適纔登梯者。卽爾之父也。阿特列斯奇駭曰。是乃吾父耶。爾日阿特列斯所遭遇之事。皆甚奇異。今且愈出愈奇。實驚喜不能自己。遂不顧御者之言。卽急躍登樓。以觀其異。既至樓上。其所見之景況。使其不能發一言。乃見此生人立於房間之中。而其母則倚首於其懷中。該生人以手挽其頸。並聞其母呼曰。噫。以利。克利克。彼心中之樂。幾至皆顯於面部。又見此生人執其母之頭。使其與已唇相接。而語之曰。愛卿。埃第斯。此次之接吻。實爾所意料不及於此者。但爾不可因此失神也。又指阿特列斯曰。此卽吾儕之小孩耶。誠美麗哉。因語

獨

體

杯

阿特列斯曰。吾兒阿特列斯。爾想爾之父若何。穿如此衣服。爾悅之否。阿特列斯見此形狀。殊爲不樂。因見其滿面鬚鬚。形容甚醜。豈竟爲吾父耶。加以身着獄中之衣。雖亞波羅神見之。亦必懼佈也。以利克馬維爾已度得其子之隱念。並見其如此。注目觀已。早揣知其意。若不以人類視吾矣。噫。吾亦自知不類人狀。無怪其然也。於是卽語勃來克夫人曰。愛卿埃第斯。吾儕不宜再延擱。爾知彼等已得吾逸遁之消息矣。言次。又聞炮聲自荒場而來。因又曰。露基福急欲吾速離此地。登彼船而去。但爾母子既如此近吾。吾何忍捨爾等而自去耶。因呼曰。速！速！埃第斯！阿特列斯！吾儕可離棄此地。往新洲以成新人也。爾時忽聞樓下有甲必得露基福之警報曰。馬維爾！馬維爾！須自慎。須自慎。彼等已到矣。羅基福方言畢。忽聞兵丁足步聲。並聞鎗炮之聲甚劇。彼等放鎗原欲擊露基福者。但未擊中。而駕車之馬。因受

鎗聲之驚。故向前狂奔。彼步兵見之。誤以爲逃犯亦在其中。所以盡力追逐。忽聞有聲呼止之曰。勿追。勿追。任其車往。逃犯在此不在彼也。爾二人往防後門。二人在此防其前門。二人在旁互相扶助。其餘之事。皆吾自任之。該人言畢。卽躍身入內。已知馬維爾必不在樓下。故歷級而上。其神速之妙。至使馬維爾未聞聲而已。見其人立於面前矣。爾時馬維爾驚惶失措。祇知手抱其妻勃來克夫人。乃語之曰。噫。吾最親愛之。以李克爾順服之爲愈。也不必格拒矣。馬維爾於昏忙之中。忽躍身而起。撥去其妻子臂。向原啟之窗口將躍下。俄傾。其下看守之兵。見其頭方出窗口。卽向上連擊二鎗。馬維爾因思他處實無去路。除非由門遁出。但門之中央。忽來獄卒杜克來。執手鎗當門而立。因語之曰。爾再欲向何處逃遁耶。不如俯首就縛。爾逃亦無濟於事矣。馬維爾曰。能逃與否。吾所不計。言時一面取出適在露基福給彼之手鎗。想

罽

體

杯

欲擊死獄卒而出。但杜克來亦以鎗向之曰。爾速擲去此鎗。否則吾開機矣。勃來克夫人見杜克來以鎗向夫。心急殊甚。即趨前欲以己身蔽護之。適於趨至馬維爾之身前。乃馬維爾之鎗機忽動。聲充宇角。但聞勃來克夫人曰。唉！以利克！！身體倒地。爾時鎗聲人聲錯雜大起。聞之者無不驚懼。而烟霧之中。突見勃來克夫人仆於地毯之上。額間受傷。鮮血淋漓。阿特列斯向馬維爾大呼曰。何哉！何哉！爾何以擊死吾母也。孩兒阿特列斯跪於其母之側。察驗其母。知已作長別之行矣。其體祇爲塊然一土物耳。噫。變象之速。誠可驚怖。馬維爾呼曰。吾妻埃第斯。噫。上帝鑒察吾衷。吾何忍欲致之於死地哉。但吾今已致之死地矣。於是馬維爾擲去其手鎗。走撫屍身。抱之作哀慟狀。愧罪狀。在旁觀者視之。已徒然矣。其時獄卒又將馬維爾兩手用器緊錮。樓下之兵。以次登樓。其中一兵。見此情形。呼問獄卒曰。唉。甲必得此事。

誰實爲之。獄卒曰：罪犯所爲也。因以鎗示之曰：試觀吾之鎗，仍未舉動。兵士卽將尸首昇置於榻上。阿特列斯跪於榻旁，向其母尸而哭，欲呼母向之言語絕無聲息。獄卒甚憐惜之，趨向尸體一觀，顧謂阿特列斯曰：噫，可憐之孩兒乎？彼終不能言語矣。乃旋語一人曰：今此婦已死，廷醫士固已晚矣。但必延醫士來一視之，於心始安。阿特列斯收淚而起曰：在奎列克斯地，祇有一醫士，但彼今日往守節典矣。杜克來曰：然則吾儕必覓一婦人來，看護此尸方可。吾儕不宜捨此孤兒與婦尸而去。合城婦女未必盡往守節也。阿特列斯聞欲覓婦女看顧之言，心甚感悅，故將可覓婦女之處一一告之。杜克來諸人於是有一兵卽受命往覓婦女。是時擊人之馬維爾亦不復拒捕矣。妄思脫逃之念皆付無何有之鄉，祇思此次所作之事何其可怖，致使神經昏昧。夫其知覺耶？馬維爾二日審注於已死之可敬可愛一婦人身上。獄卒與

罽

體

杯

兵。見其如此悲慘。亦覺傷心。特許其移坐於夫人之旁。馬維爾似欲與妻握手。獄卒卽命一兵將其手拷釋去。馬維爾更移近咫尺。伸其戰慄之手。握於勃來克夫人之手上。似欲望其還握者。愈觀愈慘。淚隨頰下。數兵丁遙遙立觀。默不出聲。各自酸鼻而已。獄卒亦呆立無計。意欲勸勉之。訥訥不能出口。阿特列斯見此殺母之人。走近母旁。甚屬憎畏。遠避數武。而責之曰。爾胡爲乎來哉。爾與吾母何仇。而殺吾母。吾母乎。吾母乎。吾竟百呼而不。一應乎。馬維爾憂慮深切。似不聞阿特列斯作何言。卽聞之。亦祇能忍氣吞聲。甘爲苦惱而已。斗室之中。不堪暫留。第有涕泣憂愁悲慘之人。皆在彼靜俟看護婦之來耳。未幾。罪犯起身宣言。衆皆側耳靜聽。然無一人能明其所述爲何言。蓋其冷慘之聲。戰慄之音。不能成有一意識之語矣。呻吟之餘。可辨可解者。僅爲符籙環之禍也。符籙環之禍也。數語。次日。勃里敦尼亞之內務省大臣。

得佛勒其那之獄長電稟云。

以利克馬維爾。昨夜爲露基福賄囑之人所釋逃。按定時以快車待於獄外。二人相遇後。延停於奎列克斯荷蘭特路。吾儕卽追及之。不知何故逃犯馬維爾將其妻擊死於該宅房中。逃犯仍爲六卒所獲。繫往獄中。孰意往至僻靜地方。突遇埋伏之六勇士。劫馬維爾而去。諒逃犯已爲號稱報仇之篷船載去。蓋該船當時卽行起程也。

第五章 來文宅

於拿森比列之海濱。有一鎮名亞姆斯備。居民大概姓來文者。故稱爲來文種族。自來相傳。其族甚古。已發始於第二世紀英國歷史中。事業大概皆出於該族人之力。其後英王獎以爵位。賜以俸祿。納斯盤之戰。來文雷斯勞者。大顯威武。及其凱旋。則面部有刀劍傷痕二。英王憐之。升爲華爾鄧子爵。不

杯 體 獨

久又晉爲亞姆斯備之伯爵。該處稅金之多。足使其爲一大富豪。雷斯勞非惟爲族中受爵之首領。亦創設一奇異之葬禮。英王查爾士在位時。英國內亂。來文邸第並其餘大廈。皆爲亂兵圍困。劫掠一空。但雷斯勞獨預先構造窟室。積糧其中。可支數星期。不致有飢饉之苦。至是潛匿其中。亂兵細心察查。旣不可得諒其已逸去。亦不復窮搜。亂兵佔據其邸第數日。飲斯食斯。直至食物告罄而去。爾時雷斯勞於地窟中。獨自一人。祇有一部聖經。聊取讀之以解寂。莫故急難之中。頗似隱居。遯世。默想聖經於靈體上。大受刺激。一空世事。祇以禱告。讀經爲務。於是視此地窟爲極樂之處。且願死後作爲葬身之地。故於其遺囑中。鄭重書之。且命世襲其爵者。亦須葬此秘密之處。子孫無論窮至若何地位。終不准售去其地。於遺囑上復注明此地窟除四人之外。不准他人入內。亦不准他人知之。四人者。卽現在之伯爵並其後承接

伯爵之位者。又爲其家門之律師。其第四人。則須三人中公視爲可信任者。若後日有一亞姆斯備伯爵逝世。則當取棺至墳地之禮拜寺中。先行葬禮。然後移至來文宅。務於先一日將宅中上下僕役。無論可信與不可信者。皆辭去。於是約定之四人。將柩葬於秘窟之中。雷斯勞創如此葬禮。雖屬奇異。但後人承接其爵者。乃莫不遵守其遺訓而行。現時任伯爵之職者。去雷斯勞已十世矣。名曰有靈。彼獨有一子名奧雷負。爲華爾鄧之子爵。亦當承接其父之爵位者。故有靈極珍愛之。且任以家事。故亦不用司帳之人。一切款項出入。盡使之經理。故奧雷負於其父之信札往來。皆得啟視。一日有一致有靈伯爵之信。觀其郵局所蓋之印。爲自金脫城所發。適奧雷負經過樓梯甬道時。僕役持此信而進。彼卽如平常之狀。展而視之。讀未畢。顏色忽變。似大受激刺者。乃取信至其父之書室。室內二人所言何事。人皆不得而知。惟

觸

體

杯

聞其聲。互相激昂。音調粗高。然亦不足爲奇。蓋彼等習慣。此種驕傲之狀。惟至終伯爵一手啟門。面對其子。怒氣勃勃。高聲逐之出外。奧雷負默爾不語。惟向其父一廻視。有卑鄙其父之狀。乃不言而出。出時絕不與人道及爲何而去。去往何處。有何作爲。亞姆斯備地方。無一人知之者。去後既無下落。皆以爲其必已去世矣。後十年。伯爵有靈。乃患病臥床不起。是夜適狂風大作。漁舟及行船。皆半途返棹。將死之伯爵臥於床上。呻吟不安。百念來朝。昏迷失覺。口中恒呼奧雷負之名。風勢漸劇。卒成大颶風。於昏黑之天空中。屢見電光閃閃。雷聲隆隆。遙聞海浪澎湃之聲。於來文宅辨之甚晰。爾時有一奇駭信息。傳至云。有法國快船一艘。觸於亞姆斯備之礁石。船中百數人。覆沒而無人往救。來文宅中之僕役。因其主人之將死。亦無一人欲往觀此船之景象者。蓋視伯爵之死。較勝於百數人之死也。衆人皆集於樓梯甬道中。輕

聲以探死生之消息。驟然一長頤之人由暗中突進。所衣濕衣。浸至皮膚。首無帽。體無外套。頭髮浸濕。盡黏於面部。不顧左右有人。亦不向受驚之僕役有所訊問。徑趨大樓梯而上。觀其狀則路途甚熟悉。似名分所當上樓者。其行之速如閃電。一僕役曰。噫。天佑吾儕。小主人久出而歸矣。彼突進者。非奧雷負耶。諒彼已得父病狀之消息矣。故一入房即急趨至床前。若已熟知其垂危者。床邊已有三人。一醫士。一看護婦。一教會之牧師。三人中無一人與奧雷負相識。但觀其容貌。酷似臥床之病人。故三人皆不問而知其爲誰。於是子爵奧雷負訊醫士曰。現下病狀若何。醫士對曰。病勢漸劇。奧雷負曰。然則神氣清否。曰。適在昏亂。現已清楚。奧雷負曰。然則現在請爾等暫出。言次。其狀似有權力者。三人皆受命而出。三人既出。後彼等作何事。人皆不得而知。父子相遇不久。有靈伯爵忽大聲疾呼。醫士等聞聲皆趨入。奧雷負見彼。

觸

體

杯

等。入。乃。謂。之。曰。彼。已。氣。絕。矣。聲。調。中。毫。不。顯。其。有。憂。戚。之。狀。乃。似。樂。意。趁。心。之。聲。言。畢。掉。頭。不。顧。其。死。父。而。出。看。護。婦。手。顫。而。將。死。者。之。目。略。掩。蔽。之。蓋。有。靈。伯。爵。之。死。狀。殊。覺。可。怖。二。目。直。視。如。懷。怒。未。盡。欲。言。而。暴。卒。者。於。是。雷。斯。勞。第。十。世。之。伯。爵。有。靈。亦。按。第。一。世。伯。爵。之。葬。禮。安。葬。焉。而。歸。來。不。久。之。奧。雷。負。得。律。師。之。証。書。卽。承。接。爲。來。文。宅。之。主。人。翁。矣。至。奧。雷。負。前。十。年。之。事。除。其。自。己。律。師。之。外。無。人。能。知。之。彼。自。己。亦。極。秘。密。以。致。後。人。皆。不。敢。以。此。事。相。質。也。彼。不。久。乃。敗。壞。亞。姆。斯。備。之。風。俗。蓋。其。父。死。未。至。二。月。卽。娶。一。鄰。近。男。爵。之。女。爲。妻。然。琴。瑟。不。永。逾。一。年。餘。其。妻。卽。逝。世。所。遺。一。子。名。亞。愛。伐。從。此。伯。爵。奧。雷。負。竟。成。一。鰥。夫。其。性。度。盡。行。改。變。蓋。其。幼。時。舉。凡。亞。姆。斯。備。之。人。見。之。莫。不。悅。愛。及。十。年。闊。別。而。先。前。之。舊。友。皆。與。之。疎。離。矣。彼。家。中。有。廣。大。之。藏。書。樓。一。所。既。與。人。交。接。鮮。少。故。每。與。書。籍。相。酬。酢。如。是。者。經。二。

十年前此伯爵秘密之事更無人知。凡居亞姆斯備者幾皆遺忘。現在衆人所議論者僅其子奧雷負伯爵。或稱道其孫亞愛伐尊之以華爾鄧之子爵而已。奧雷負愛亞愛伐頗殷摯。希望其將來爲一外交之政治家。因此隨從名師學得方言若干種。並遣之遊歷歐洲各國。考察立憲政體之組織法。但來文種族除亞愛伐之外尚有一支遺傳他處。該支族祇存一人。卽現在伯爵之第六堂弟之女名皮屈雷斯。其第六堂弟名韋格得娶一寡婦爲妻。有一子携來名高弗來。而皮屈雷斯實韋格得之眞女也。故有來文種氣象。而伯爵奧雷負因此愛之。亦因按輩分而論承接亞愛伐之後者。卽皮屈雷斯也。但皮屈雷斯於十六歲時。父母相繼而卒。故奧雷負卽命之與其異父之兄同居於自己之邸第。許給彼等每年費用若干。然最奇者爾時二人皆不願受自甘孤貧。諒必向者伯爵與之不甚往來。實鄙視其父母之婚配也。雖

罽

體

杯

皮。屈。雷。斯。性。甚。寬。恕。但。爾。時。其。母。若。何。爲。人。藐。視。之。象。終。不。能。遺。忘。高。弗。來。亦。決。計。不。甘。仰。人。鼻。息。而。得。食。而。皮。屈。雷。斯。亦。與。之。表。同。情。二。人。相。去。七。歲。雖。爲。異。父。所。生。但。較。同。種。者。猶。可。謂。更。親。愛。也。二。人。願。同。居。相。助。高。弗。來。肄。習。醫。理。邇。來。於。亞。姆。斯。備。問。世。皮。屈。雷。斯。於。其。兄。之。外。科。中。大。能。襄。助。其。刀。圭。之。事。凡。出。就。外。診。亦。必。隨。之。極。能。得。手。人。皆。稱。譽。之。以。爲。比。熟。習。者。更。優。故。皮。屈。雷。斯。之。名。在。亞。姆。斯。備。大。得。欽。敬。伯。爵。奧。雷。負。所。收。者。本。地。之。租。稅。而。皮。屈。雷。斯。所。收。者。乃。本。地。之。人。心。也。故。伯。爵。因。產。業。不。能。傳。於。皮。屈。雷。斯。而。懷。憂。也。一。日。下。午。於。會。扶。克。來。斯。地。卽。彼。兄。妹。稅。居。之。處。當。二。人。偕。歸。時。高。弗。來。語。妹。曰。今。日。下。午。不。必。往。診。他。人。矣。皮。屈。雷。斯。喜。悅。曰。然。吾。儕。久。不。得。聞。於。今。吾。儕。可。謂。有。自。己。之。時。矣。高。弗。來。曰。否。不。能。也。今。日。尙。不。得。全。以。爲。吾。儕。自。己。之。時。也。蓋。來。文。宅。今。晚。開。歡。迎。會。已。有。帖。來。請。以。亞。愛。伐。遊。歷。

而歸也。是不得不往者。今晚七句鐘伯爵用自已之馬車來接。吾儕似不便推諉。而皮屈雷斯心中極不願往。亦有不忍違其兄之意。故屆時即被接去。伯爵相待甚優。屢與之談論。爾時伯爵年近六十。鬚髮皆頽白。目光已失其銳敏。諒爲多觀書籍之故。身體尙強健。但於容貌間似顯悲慘之狀。當與高弗來談論時。政訊其行醫之景象若何。如甚愛之。但其最注意者。乃在皮屈雷斯之身。愛之極切。而與之接吻。皮屈雷斯之狀貌。纖小可愛。美麗異常。容貌間能驚人耳。目當夜衣白緞素衣。胸懸紫蘿蘭一球。髮團爲結。飾以金鋼鑽寶星。燦爛耀目。即高弗來視之。亦未睹其美麗如當夜者。奧雷負語皮屈雷斯曰。吾以爲爾之容貌實爲最美麗矣。亦望亞愛伐之愛爾。亦如吾意足矣。且言且代爲掠其髮。伯爵以此喜悅之狀。並有意之言向皮屈雷斯吐露。不僅一次。後高弗來乘機與皮屈雷斯耳語曰。唉。皮屈雷斯。爾明其意否。欲

獨

體

杯

爾嫁亞愛伐也。但皮屈雷斯有不悅之狀而對曰。吾終不致以身嫁於一輕視爾我之人。任其財產之富。爵位之高。我終不願享受也。若欲間斷爾我之交。情如亞愛伐之流。決不能也。高弗來細思之。甚奇異於伯爵。何以如此。愛悅皮屈雷斯。抑憂其無財產。足以爲妝奩。而不能嫁上流人物之故耶。是以懷疑伯爵之愛彼。未必出於真誠也。亦不知皮屈雷斯苟嫁於亞愛伐。究於其父子有何利益也。方高弗來思索時。有一僕役入報曰。得門上電話。知子爵亞愛伐之馬車已抵花園門矣。伯爵聞言乃起身語衆曰。吾儕可往門口迎接之。時門口已有許多僕役侍候。門內牆壁上懸一古式喇叭。繫以銀鍊。製以象牙。鑲以黃金。上鐫古時北歐人之符籙字。此爲古代遺傳。據云來文宅之始祖所遺下者。此物不僅造法奇異。而吹者亦非練習不可。且云此物若非來文後嗣。終不能吹響者。後人亦嘗試驗之。凡族人離鄉既久。必往吹

之。而。能。響。足。以。証。其。是。來。文。後。嗣。在。他。人。吹。之。則。果。不。能。響。也。伯。爵。爾。時。乃。命。將。喇。叭。取。下。曰。吾。儕。可。依。古。代。傳。言。試。之。蓋。伯。爵。是。信。而。好。古。者。又。命。僕。人。取。酒。一。杯。僕。人。卽。如。命。携。至。伯。爵。又。注。視。皮。屈。雷。斯。曰。依。習。尙。須。婦。女。取。而。授。之。爾。願。就。此。役。否。於。是。皮。屈。雷。斯。雖。不。悅。亦。不。得。不。取。之。伯。爵。臨。時。又。教。以。禮。言。數。句。不。久。馬。車。抵。門。車。中。躍。出。一。人。身。軀。細。長。手。指。間。如。執。一。雪。茄。然。見。衆。人。時。卽。擲。去。之。伯。爵。乃。謂。衆。曰。來。矣。吾。儕。可。歡。迎。之。於。是。與。其。子。握。手。曰。吾。儕。今。可。行。古。時。遺。傳。之。禮。矣。因。旋。語。皮。屈。雷。斯。曰。方。纔。吾。所。教。之。禮。言。爾。能。記。憶。否。皮。屈。雷。斯。無。奈。手。執。酒。杯。並。取。此。古。喇。叭。可。愛。可。敬。徐。步。而。前。乃。向。子。爵。亞。愛。伐。啟。口。曰。來。文。宅。之。後。嗣。安。否。亞。愛。伐。亦。按。古。禮。對。曰。令。孃。托。庇。平。安。皮。屈。雷。斯。曰。然。則。請。飲。此。酒。言。次。與。喇。叭。並。遞。於。亞。愛。伐。亞。愛。伐。對。曰。此。酒。固。佳。但。於。吾。飲。之。則。尙。厭。其。太。淡。也。亞。愛。伐。之。末。語。非。禮。文。

獨

體

杯

之詞。但伯爵亦無語見責也。皮屈雷斯又曰。來文宅之後嗣。爾現下可表顯。爾配稱此名之義。亞愛伐曰。諾。卽接喇叭而吹之。雖竭盡其力而終不能成。聲亞愛伐乃不勝奇駭。想必用力太猛之故。卽徐徐吹之。但仍無聲息。旁觀衆人亦不覺奇異。而伯爵則憂鬱更甚。皮屈雷斯察伯爵之狀。一似因彼之故而子爵不能吹響者。於是子爵乃曰。奇哉。此古物竟不願承認吾爲來文宅之後嗣也。伯爵語之曰。亞愛伐爾再試之。子爵曰。噫。鬼神實塞其穴。吾終不能吹響矣。然吾飲酒而不能吹響者。亦自有故。蓋古者戰爭時代。須吹響此器以爲禮。今之子孫則相安無事。儘可宴樂飲酒。共相歡悅。故不須此戰爭之器也。未識吾之見解妥帖否。言畢。乃驚愕向皮屈雷斯曰。唉。彼卽皮屈雷斯耶。亞愛伐此時方識其爲皮屈雷斯。蓋先前出門時之皮屈雷斯較之現今之皮屈雷斯。實大相逕庭也。子爵見其如此美麗。忽現出一種親愛之

象。卽欲將唇邊與之接吻。皮屈雷斯心旣厭惡其人。故略爲退讓。以手授之。而欲與之握手爲禮。亞愛伐驚曰。嘻。抑吾儕不宜行古禮乎。乃趨前強以二手挽抱皮屈雷斯。以唇切近而與之接吻者二次。皮屈雷斯無奈。祇得支撐開去。而語之曰。爾何無禮如此。

第六章 秘密箱

亞愛伐見皮屈雷斯動怒。亦笑而置之。殊不介意。卽往馬車中取物。伯爵語之曰。吾兒何必治此行李。僕役輩自當料理者也。亞愛伐置若罔聞。專注意於一布包之長箱。乃僕役收拾不謹。已致布破裂。內物可見。亞愛伐向僕睜目以示怒狀。伯爵見之奇曰。此何物。放下與吾觀之。於是包布竟全解去。衆人皆聚觀。則爲一美麗之烏木箱也。伯爵曰。此箱製甚巧妙。諒爲法蘭西產。噫。此何木所製耶。亞愛伐曰。此爲栢樹所製。高弗來聞其言。心中略明其意。

罽

體

杯

伯爵曰。何哉。此材料中世僅用以製神龕之屬者也。亞愛伐曰。然。此固聖骨箱也。伯爵曰。然則兒何以得之。亞愛伐曰。吾於勃里敦尼亞之禮拜寺中。向管寺者購得之。該人何時獲得此箱。諒必能推度而知。然吾尙未問其底細也。伯爵向其子奇駭注視之曰。然則爾已往勃里敦尼亞耶。如是。至此卽止而不言。又復默思似有一種想念刺激之者。高弗來問曰。然則彼聖人之骨尙在其內乎。亞愛伐曰。內僅有歐洲大陸之標記在焉。無他物也。言時若止其不必多問底蘊者。於是亞愛伐猶恐他人再問。故卽命僕急速取進。而自己引路送入己之房中。鎖於衣樹之內。然後覺爲安心。亞愛伐作如此驚異之容。早已起皮屈雷斯之猜疑。故乘機語其兄曰。噫。彼取歸此箱。何足藏匿。而乃竟若私物。不敢爲人知覺者。想必其中自有秘密。不欲其父知之也。噫。其中果何物耶。其後衆各晚膳。席間祇有亞愛伐之聲。歷述其出遊歐洲。

之事。然其所述者。殊無趣味。而伯爵聞之。頗欲顯其子之才。在廣衆之前。甚有驕矜之色。以爲其子之善行善言。無與倫比。似極翼座。各取紙筆記錄。其子所述者。然皮屈雷斯暗思伯爵之爲人。其愛子之心。固爲異常。但思此子究應承襲伯爵與否。尙多可疑。晚膳旣畢。皮屈雷斯與其兄高弗來正思歸家。乃天忽發大風。繼之以雨。伯爵堅留之宿。於是高弗來與妹不得已應允之。殊不料後有奇異之事也。及酒闌人散。伯爵適與子爵同在一室時。乃語其子曰。亞愛伐爾觀皮屈雷斯若何。亞愛伐曰。今長成後。殊美麗可愛。伯爵曰。嘻。誰能娶之。亦爲幸事。吾願爾屬意於彼也。子爵曰。娶彼耶。伯爵曰。然。吾不願爾娶他人而娶彼也。子爵曰。然則皮屈雷斯已知吾父之意乎。伯爵曰。吾已隱示數次矣。子爵曰。父親觀其今晚情狀可知矣。豈意淡泊。豈肯嫁吾哉。伯爵曰。然。爾須略用心。卽可得矣。子爵曰。吾欲婚娶。何必娶一貧窶之

獨

體

杯

女耶。伯爵曰：貧窶耶。嘻。較爾。吾大爲富裕也。吾今述一密事於爾。爾聞之。恐極。欲娶之矣。然伯爵言時。尙猶豫思索。似有欲告而不告之狀。片時見房內一無他人。乃微聲語之。約用若干時。始能講畢。而子爵卽默不能語。久之。乃曰：然則吾父何不早日告吾耶。伯爵曰：彼時爾尙年少。恐爾敗露。但現在爾知之。當如何隱此密事也。亞愛伐曰：然則彼之子。卽吾父稱之爲阿特列斯者。今何在。伯爵不對。逕往書樹上。取一七年前之新聞紙示之。內載巴黎一逆旅大火。內中燒死許多旅客。據其報告間。有一馬維爾阿特列斯者。亦遇難。亞愛伐乃奇且喜曰：如此。吾儕亦可高枕而臥矣。伯爵曰：除爾。吾之外。無人知此事。然此禮拜寺與寺內之記錄簿。若存留一日。吾儕亦危險一日也。現在爾可知娶皮屈雷斯之利益矣。蓋來文宅所有之財產。爵祿。無不屬於彼者。爾若娶之。方能保此來文宅主人翁之地位也。今爾意云何。亞愛伐曰：

吾思僅能如此耳。然亞愛伐雖作此言。而其面容似極形憂鬱者。伯爵見之。心甚懷疑。方纔問以皮屈雷斯之狀貌。則極稱其美麗可愛。今命彼娶之。何露憂鬱之狀耶。至言高弗來所臥之房。頗寬敞適意。而牀亦甚爲稱體。故睡後片時。竟睡去。忽其臥房外走廊上有足步聲。又激之醒。於是起坐靜聽之。彼於未睡之前。已將煤氣燈旋熄。故不能有所見。但於暗中。驟見門下有光線直射而進。明顯門外必有人執燈燭行過。而轉瞬已杳。故想此人必偶爾行過者。意其爲小竊。故輕輕起身。啟門潛窺之。則見華爾鄧子爵亞愛伐之背部。徐徐前行。想必彼尙未睡臥。蓋其所衣之衣。仍爲晚膳時之衣也。頭上戴一毡帽。帽框內燃一洋燭。二手取一秘密箱。箱甚覺沈重。高弗來默想如此一少年之人。於深夜中潛以秘密箱。欲置於其父之房內。雖不識其何用。其心藏必叵測也。自知潛探人隱事。固爲不宜。然此頗有關係。務欲探之。乃

闕

體

杯

俟亞愛伐將轉時。高弗來急回著其大衣。追隨其後。隱身於其燭影之內。竭力閃避。不使亞愛伐所見。於是見亞愛伐行盡走廊。卽下樓入書畫室而止。坐於箱上以舒氣。既坐片時。乃起身探袋取鑰。出將書畫室之門啟之。於是携箱而入。逕向內行。高弗來素知此室並無出路。一入內。勢必局促。而復由所入之門以出。必爲所見也。不料子爵既入室。先將門閉上。高弗來見其閉門。急趨前雙膝跪下。於門鑰孔內潛窺之。然一無光亮。想必亞愛伐已將其燭吹熄矣。故高弗來卽捨目用耳。俯而聽之。亦聲息杳然。想在內之人。必無舉動。卽動亦甚屬微微也。於是高弗來或恐亞愛伐別由出路。已往他室。而爲自己所未嘗知者。在此待旦。實有不能耐之勢。且自思若如此久待門外。則亞愛伐所作秘密之事。吾終不能探得。若將門啟入。則恐亞愛伐仍在室內。又覺不妥。卽設法將門鍵旋轉作聲以探之。以爲若亞愛伐在內。勢必趨

出。於是既旋而靜俟之。亦無聲響。且無足步聲。又俟片時。諒室內確無人矣。即將門鍵旋轉啟之而入。藉窗外之微光。細察室內。如無人跡可見。而此箱亦不在矣。高弗來無他出路可覓。僅窗口而已。但窗鍵仍關閉妥貼。毫無變動。可知亞愛伐非由窗口而出。料必別有秘密之出路。高弗來不願半途而止。決計欲細勘此室。究有何秘密之處。即使遇見亞愛伐。有何危險亦所不顧。於是即自火爐旁先勘。則見有一石半面傾倒。石後爲一甬道。石上如有機械。可以隨意啟閉。高弗來亦不顧。祇以有道可行。則向前逕進。雖前途黑暗。亦不知驚駭。然格外謹慎。惟恐其石有忽然傾倒之患。故似盲人之摸索。墻壁而行。行未久。果至一梯之頂。即歷級而下。默數之。則有四十級。梯既盡。又得一甬道。但於甬道之底。則略得微光。自半啓之門射出。因想當時子爵必已抵其秘密之處而行。所欲行之事矣。高弗來壯膽前行。竟逼近潛窺之。

獨

體

杯

則見內爲一八角式之石室。容積不少。其頂若弓形。中懸一燭油燈。光甚昏黯。地不鋪絨毡。室中器具僅一栢木之桌。與古式椅四座。八角共分八邊。其中高弗來所立之一邊爲門。餘皆開有穴洞。可通出入。不知其淺與深也。每處皆有黑絲絨之門簾。則皆用銀絲繡有文字。高弗來藉古燈之微光。見此文字。頗覺奇異。蓋所繡者。皆爲來文宅歷代伯爵之名號。自雷斯勞以至於有靈。皆在其上。高弗來嘆曰。噫。彼乃在來文宅私葬之處耶。亞愛伐在其中一處簾內。不知將此箱若何作爲。蓋爲門簾所蔽。不得見其舉動。然耳中所聞之聲。足以駭人聽聞。細察其所射出之聲。一若旋螺絲釘之聲。度其必在彼啟棺槨之蓋。而棺中之物。勢必與聖骨箱有何關係也。高弗來猜疑未定。或爲亞愛伐取其犯罪之証據物。由聖骨箱取出。而藏於棺中耶。噫。其法誠巧誠秘密。而其處無人可得而知也。然又思此理未必確。蓋一棺不能容二

尸若僅調換其一尸。則與不調同一不妥。故又度其未必將棺中舊尸取出也。正思慮間。忽而亞愛伐驚聲疾呼。但聞其所用之器。大聲墮下。卽掠去門簾。急急躍出。容貌可怖。趨至室中之桌旁。椅上仰面坐下。睜日向躍出之處。而自語曰。異哉。吾果聞棺中之尸能言語也。噫。此事何其卑鄙耶。卽探手袋中。取酒瓶向口內急傾之。諒方纔之酒性已經解散。故生恐懼。飲酒既畢。膽若略壯。卽又向該室緩步而進。當亞愛伐入時。挈去門簾。高弗來想欲有所窺視。但殊不能明。祇隱約似聖骨箱之上。置其所戴之帽。而燭則仍置於帽框內耳。於是亞愛伐又取器旋其螺絲釘。旋既久。始聞放旋鑿之聲。高弗來因見門簾外推起一方。形若板狀者。知其棺蓋已啟。亦不知其後。亞愛伐果作何事。然費時甚久。而殊不聞其聲。數次潛入內室。思欲窺其舉動。然終不敢逾桌椅之處。惟恐爲彼瞥見。不及避也。一次竟躍身入至門簾旁。此門簾

罽

體

杯

與進入之門最切近者。卽探手入袋。取洋刀將門簾割下一方。藏之於袋。想將來作爲已入秘密窟之印証。爾時亮亞愛伐之事已畢。蓋見其門簾內之板。已攜去。繼而旋鑿之聲又作。及聲既畢。則亞愛伐復攜箱而出。如甚疲乏。然箱之狀。若較前尙未減輕也。高弗來至此。更莫明其妙。思乘間潛出。乃見亞愛伐又坐於椅。則再略俟之。又聞亞愛伐自語曰。感激神魔。事已成矣。吾想駱麗自必滿意矣。高弗來聞駱麗之音。驚駭曰。噫。想未必爲利未小姐也。但爾時亦不暇細細思索。因見亞愛伐飲酒既畢。卽熄火而起。乃急自先行。直至臥房。幸未被亞愛伐所知覺。及酣睡既醒。則紅日已升。天氣極佳。因疑昨夜之事。恐在夢中。但憶其枕下尙置昨夜所割下之門簾。絲絨猶有銀絲繡字之印証物在焉。乃曰。嘻。非夢也。吾實已至來文宅之秘密窟中矣。若將此事告之皮屈雷斯。誠頗有興味。高弗來於凡事酷信其妹。然於此事乃再三

思之。未將亞愛伐秘密之舉動造次告之。

第七章 阿特列斯

一日侵晨會扶克來斯地之高弗來。與其妹方晨餐相談之頃。高弗來曰。亞愛伐歸家已二月餘。竟無一次來訪我等也。皮屈雷斯曰。何必欲彼來訪。高弗來曰。噫。奇矣。否則安可成其父之心願耶。皮屈雷斯曰。唉。不若不來之爲妙。蓋吾可脫去其侮辱也。高弗來曰。何哉。豈以最榮喜之婚姻大事爲侮辱哉。皮屈雷斯曰。然。於彼之心。固如是也。吾惟以吾所知者言之耳。言畢。執茄啡壺傾於杯而飲之。而高弗來則見桌角有信數函。俟其展閱者。且視且奇。偶見其一信上之筆跡。使其驚駭。乃呼曰。噫。死者生矣。於是急展而讀之。皮屈雷斯傾耳謹聽。高弗來乃曰。此爲吾同窗友馬維爾阿特列斯之信也。皮屈雷斯駭曰。何彼尙未焚死耶。高弗來以信授之曰。此爲彼之親筆。有何疑

蜀

體

杯

義。且今日午前彼必到此。至言阿特列斯。則與皮屈雷斯從未相見。皮屈雷斯僅聞其兄曾言及。亦知其幼時之備歷苦境。亦尙憶其兄從前窘迫時。曾向阿特列斯告貸大款。蓋彼等不願向伯爵處挪移也。而阿特列斯亦頗樂意相助者。此事皮屈雷斯牢記於心。故於其未來之前。已立定優待其兄之恩人之念。又見其信後署名爲勃來克斯卑阿特列斯。乃奇之。問其兄何故。高弗來曰。然彼不用馬維爾之姓矣。乃用其母姓也。其故諒爾亦可想見矣。不久阿特列斯果到。爾時與前數章所述。已相去二十餘年矣。故此時阿特列斯年已少壯。誠佚麗之美少年也。皮屈雷斯見之。亦頗投機。叙起居畢。卽請其早膳。而皮屈雷斯伴焉。乃語阿特列斯曰。吾久於吾兄前。欽仰尊名。吾儕於新聞紙。見尊名列於焚斃之人中。悲痛不置。與爾相見之念。已絕望矣。阿特列斯笑曰。吾被人知吾已死。恐爲錯誤之舉動。當火起時。吾適在戲園。

及吾歸。則火將熄矣。後見吾名竟於新聞紙上。亦與焚斃者同列。吾則任之。不顧而乘機避去。蓋吾不論何往。此馬維爾之姓。甚於吾。不便也。高弗來曰。號稱報仇之船。令尊趁而逸去。今何無聞也。阿特列斯曰。然。竟無消息矣。高弗來曰。此則奇異之至。令尊之逸。與該船之去。查訪者電報幾至徧天下。乃竟無人知其踪跡也。阿特列斯曰。因其無踪跡。故露基福之畫策。甚可稱也。高弗來曰。如是在爾親子前。既不相告。則其餘戚友。亦可想而知矣。阿特列斯曰。至言戚友。吾亦殊不明晰。彼之信函中。無隻字道及戚屬者。吾亦嘗翻閱其一切文件。絕無踪跡。可查其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居於那的斯前之事。高弗來曰。然。令尊究爲英倫人也。然則可於英政府之人民冊稽查之。不難得也。阿特列斯曰。吾嘗查之。彼以利克馬維爾之名。實有數人。生者死者。殊不少。莫知其究爲何人也。高弗來曰。然則爾母屬中有何消息否。阿特列

闕

體

杯

斯曰。彼等亦杳然。無可考也。吾母初次與吾父相遇。乃在那的斯地方時。吾母乃任英文教習之職。彼等結婚後數月。吾外叔祖母去世。有大產業一宗。遺於吾母。今則傳至鄙人之身矣。皮屈雷斯曰。如此二十三年之久而令尊殊不與其子通一消息。則實非人情之常。吾度其必遭不測矣。阿特列斯曰。目下吾雖略信之。但吾亦尙信其仍生活者。故吾恒欲往尋之。高弗來曰。然則爾確信令尊爲冤屈者乎。阿特列斯曰。噫。吾嘗因此悲慘不勝。蓋吾母將氣絕之前。猶以極悲切之言囑吾。因吾父之冤屈。竟至欲吾立誓使吾長成之後。必當竭力偵出真犯也。高弗來曰。然則裝面具而盜符籙環之人。安在耶。阿特列斯曰。此人吾亦尙未偵得。若吾爾時非爲一童孩而爲一大人。則此事不致延至今日。久已昭雪矣。但現在時隔已久。偵之甚難也。雖然終不致失吾之希望耳。不論若何。吾決欲尋得吾父無罪之証據。而昭雪之。此則

吾。一。生。之。目。的。也。談至此。乃更言及他事。當時僕役入。授一信於高弗來。展而閱之。則知某處有急病。請出診者。於是即與阿特列斯暫告別。而任皮屈雷斯伴客焉。皮屈雷斯曰。密斯忒勃來克君。舍下頗爲鄙陋。家中亦極寂寞。亞姆斯備全境除一故舊之禮拜寺。與來文宅之外。皆無甚佳景矣。阿特列斯曰。吾思往該禮拜寺一擴眼界。皮屈雷斯曰。吾適亦欲往。君願與吾偕行否。阿特列斯觀皮屈雷斯殊爲可愛。而且美麗異常。二人亦互有相悅之意。故即偕行。不及半句鐘。已抵小山頂之大禮拜寺。皮屈雷斯行至迴廊下。乃語阿特列斯曰。此即來文宅之後嗣崇拜處也。阿特列斯曰。酷似演說堂與安葬之處也。皮屈雷斯曰。然。用指一處有立銅碑者。曰。彼即最古代之列祖之墳墓也。但近數代之祖。則皆葬於來文宅密窟中。言次又側耳曰。唉。誰在寺內操琴也。阿特列斯聞之。亦曰。然。此人如頗諳音樂者。皮屈雷斯且想且

獨

體

杯

曰。彼究爲誰耶。吾儕所見操琴之人。果無如此之佳者。因欲翹足以潛窺之。阿特列斯柔聲止之曰。吾儕且勿潛窺。蓋若爲其所覺。則必不彈而止也。言畢。卽於石級上坐下。而皮屈雷斯亦隨之坐。靜聽數分鐘之久。大爲琴聲所感。足使其興勃勃。但忽而音調乃變。皮屈雷斯聞之曰。噫。可悲哉。二人聽之出神。竟全注意於音樂之一部。阿特列斯頗不明其音。究爲何調。但約略聞之。乃如送喪之音調耳。音中不僅具琴聲。而亦雜以操琴者。似與死者親愛極切。而哭泣極哀之聲。亦如聞其調中藏勸勉之言曰。死生有命。人皆遇之。不必過於悲悼者。然細聽琴聲。愈轉愈慘。愈聽愈悲矣。驟然如夢昧之中。又刺起其他種之感念。乃憶其自身。似非初次來此者。其中銅碑之墳墓。彼已見過。此送喪之調。亦所熟聞。堂內形境。如一目瞭然者。雖爾時坐於石級。俯首出神。不可見其形式之若何。然阿特列斯若閉目。一追憶。則舉凡鐘樓墳。

窟內外左右無不可明見矣。於是琴聲徐緩驟然而止。阿特列斯方似夢醒。皮屈雷斯語之曰：嘻，君抑心神出舍耶？何以吾語爾三四次，竟無一對答之詞乎？阿特列斯仰首一觀，乃怪奇而言曰：吾適起一奇念，雖吾未嘗來此亞姆斯備，然而此地景象一若吾所熟歷者。雖謂吾久居之室，亦不爲過。請爲卿述之。試驗其對否。堂內演講台後面之窗，乃分三截造成者。是否？皮屈雷斯曰：然，亦不以爲奇。蓋以爲講堂之窗無不三截造者。阿特列斯曰：中堂懸一末杜那女像，足踏老龍，手抱聖孩，然否？皮屈雷斯乃奇曰：是果然也。阿特列斯曰：其右爲奧斯華之王像，懸一十字旗，卽彼戰征時所用者。其左亦爲一奧斯華之像，分金銀以濟貧窶者，然否？皮屈雷斯聞其一一縷述，大奇而對曰：是是因問曰：君既未來此地，何以知之？吾想君必曾已來此者也。阿特列斯曰：否否，吾身從未來此者。於是復前行，至一墳墓，墓上立一白石之像。

觴

體

杯

乃語皮屈雷斯曰。卿信此像之後。乃有一孔。適足以容吾之拳者否。言已。往試之。果如其言。乃訊皮屈雷斯曰。吾言信乎。皮屈雷斯奇駭。不知所對。阿特列斯曰。吾尙憶。曾將吾拳探入之。然所奇者。吾自確知。從未來此。而乃形跡上。若已來過者。眞使吾難測其奧矣。皮屈雷斯方欲回答。而禮拜寺內有一少女出。衣服麗都。適與阿特列斯打一招面。二人相視。不已有相悅之意。阿特列斯爾時驟變其念。祇有愛慕之狀。蓋彼所見麗姝。從未有可與之比京者。觀女子貌。僅顯其溫柔可愛之狀也。及彼行近。見皮屈雷斯時。卽與之點頭。然皮屈雷斯殊形淡泊。互相答禮而已。女見皮屈雷斯向之如此。亦似含羞。面泛紅色而去。阿特列斯目送之。至不見方止。心神恍惚。而訊皮屈雷斯曰。嘻。彼何人也。皮屈雷斯淡然對曰。彼利未。其姓駱麗其名也。阿特列斯曰。利未耶。然則彼爲法蘭西人乎。皮屈雷斯見其津津乎有味於所見之女。故

亦爲之略述以悅之。曰：利未小姐一身頗富裕。不必依人爲生。彼來亞姆斯備。至今祇四月耳。今居於北路之洗達宅。吾兄高弗來亦嘗到彼診症。知其自幼出身清貴。然吾不甚悅其人。阿特列斯曰：然則適在操琴者果爲彼乎。皮屈雷斯曰：或然也。蓋現在琴旁無人矣。言次。適堂中出一孩童。因指曰：彼孩童想必知之。因喚孩童曰：勞求適在操琴者。是利未小姐乎。孩童点首曰：然。因出示一銀錢曰：此錢彼給吾者。彼嘗屢來此堂。需吾時。每到吾家來喚吾。阿特列斯默不語。深爲欣美。以其如此年齡而操琴如是之高妙也。更奇者。彼所彈之琴。竟佳。至使吾心神大爲感激也。於是乃挽皮屈雷斯。緩步前行。心懷中頗覺怡悅。然何以怡悅。則僅見駱麗之故。入堂行近琴旁。見椅上有一書。想必爲他人所遺忘於此者。阿特列斯取而觀之。見其裝飾甚麗。於是讀其書。乃非英文。皮屈雷斯聞其讀聲。乃問曰：君所讀何書。阿特列斯曰：

此爲黃保羅所著之史記。其名浪白。此書殊罕睹。內容頗有精神。吾想必非尋常婦女所讀者。况其中用臘丁文。諒讀者亦必諳臘丁文也。皮屈雷斯曰。恐此書未必爲利未小姐者也。阿特列斯曰。然其每頁所注之字。明顯其爲婦女之筆跡。且觀其所注之意。似極熟諳此書者。度其必爲一勤謹之學徒。且言且翻。則見有數頁自著之文字。其題名曰。不幸之髑髏。以後每頁之題名。皆以英字母短寫。諒必仍是此名。皮屈雷斯曰。何謂不幸之髑髏哉。阿特列斯思欲按字義譯述之。然終不能以恰當之詞。以包括其要義。忽而想曰。竊觀婦女之書。甚屬不宜。故正欲閉其書而不觀。則見其首頁有姓名在焉。乃那的斯地。拜斯林第十六號。利未之書也。阿特列斯。忽奇曰。噫。此卽二十七年。前亨利杜興。被刺處也。彼何爲居於此哉。

杯

髑

髏

高弗來有室一所。作爲書室。內儲書籍無數。其中一切裝潢。皆從皮屈雷斯之意而布置之。蓋因此室彼妹常居之。亦因其二人每悅於同處也。有時高弗來研究醫學時。則皮屈雷斯每手執縫紉繡花之物。坐於一旁。不使閒着。此一夜彼兄妹二人皆不事事。而欲聽阿特列斯述所以來亞姆斯備之故。阿特列斯曰。吾所以來此者。實因訪尋吾父之故。且非無所憑藉而貿貿然來此也。當吾十八歲時。吾母所囑托之人。取許多文件信函來給吾。其中有一羊皮紙。上書古代北歐人之字。卽所謂符籙字也。爾時雖與吾七歲相去已十一年。然吾似仍記憶其字樣。一若與瓦丁符籙環上之字樣無異。推吾母之意。如吾母有意欲將此紙給吾而特書者。阿特列斯卽探手入袋。取其紙。出皮屈雷斯見之。曰。此卽爲古字耶。然則曩日吾於來文宅之喇叭上所見者。與此無或異也。高弗來曰。然無誤也。但吾儕不可中止阿君所述之事。

獨

體

杯

阿特列斯曰。此數字。吾見之極有興味。故吾欲明知其字之意義。蓋吾所冀者。欲藉以偵出殺杜興之真犯也。杜興所以被殺之故。實爲彼有此古字之符籙環耳。因此吾殷殷從博通古字之老師學之。以期知此古字究屬何義。不久吾能讀此所鐫之字音。而逐字錯亂。不能得其意義。幾至每字排列。方似稍獲其意。忽其間又雜以他字。吾盡力欲察其究竟。而不得如願。或以爲此字非北歐洲之古文。或以爲教師敷衍。以誤傳誤耳。因此吾心疑之。以爲或係別種文字。故亦涉獵。但業歇斐立興亞斯倫等各種文字。然亦一無脛合之處。迨近數星期之中。吾想北歐人之文字。或亦如英文之自左向右而讀者。蓋教師則教吾以自右向左而讀也。如此試之。亦覺徒然。既而自上讀下。亦爲無濟。皮屈雷斯聽之。不耐煩。乃問曰。然則終能讀成乎。阿特列斯曰。果能讀成者也。務必配搭其字音。方能有意义。然而無定法者也。因取出一紙。

示之曰。卿試觀之。水此字之古音。爲黑阿耨爾與吾英文之 *二* 愛去字母同音。吾取此字先謬爲配搭。將其後之三字音阿耨爾刪去。將其第一字音黑以與第五字音。卽第二字之首音。適與吾英文之 *一* 亞哀字母同音者相配。則成吾英文字母之音 *Hi* 哈愛。如每五字音中。取其首一音。互相連絡。則其第一有意義之字出矣。卽爲古今婦女同用之名字是也。皮屈雷斯曰。君指爲 *Hele* 海耳大耶。阿特列斯曰。然如此由首字起仿前配之。則所有之字皆成意義。而瓦丁符籙環之秘密。卒以得悉矣。皮屈雷斯曰。何秘密之有。阿特列斯曰。彼瓦丁者。僅爲古之一勇士耳。殊與之不相干涉也。於是卽將羊皮紙取出。誦讀其譯文。如左。

海耳大手示吾田里亞之子曼拏那鑒。汝上祖亞姆之高墳墓中。爾可尋獲其藉武藝所得之珍寶。晌午之日輪影。可作爾之標記。但願亞撒神之

火爲爾衛護此財產尊重。

阿特列斯讀畢略舒息片時乃續語曰吾得此意義之文字反覺失望繼而思之亦可藉此影響以尋覓吾父矣高弗來曰何歟吾不明君若何尋之也阿特列斯曰蓋甲必得露基福乃挾吾父而逸彼處亦有同樣之文字在此爾試思之彼等亦如吾之究察其文而得其意義則彼等當何爲高弗來曰此固亦欲得此珍寶無疑也阿特列斯曰唉如此則彼等務必往尋此墳然則吾亦往……言次高弗來接語曰吾知之矣君得獲令尊之影響矣阿特列斯曰然誠哉是言也雖然吾亦僅尋得一線之微光耳此念實爲吾絕無僅有之希望也但所難者彼亞姆之墓何由而尋乎史乘所不載衆人所不知也雖然吾已成功矣高弗來曰君何以已成功耶抑古人亞姆之墓已爲爾所尋獲乎此墓距今不下千餘年矣阿特列斯點頭高弗來奇異之乃

獨

體

杯

自取羊皮之紙誦讀。見其所謂汝祖上之高墳墓中。爾可尋獲其藉武藝所得之珍寶。乃問曰。然則高墳在何處耶。阿特列斯曰。卽此語也。彼曼荷那者。必爲此勇士之子。爲田里亞人無疑。然則其父亦爲田里亞土著。生於斯。居於斯。葬於斯。吾往尋田里亞之高墳可矣。皮屈雷斯曰。噫。吾鎮之古名誠田里亞也。高弗來曰。奈田里亞之幅員甚廣大。何自泰尼至狼勃自庇尼尼直至於海濱。皆稱爲田里亞。以如此之大地。而尋一微小之墳墓。吾知其非易也。阿特列斯曰。君言誠然。但吾儕積心處慮。以思之。則將幅員縮而小之。可也。試思彼勇士之志。念好大而險。今既有海濱。勢必擇濱海險隘之處而安葬焉。則吾僅可於田里亞濱海一帶尋之可也。高弗來曰。然君卽止於海濱一帶尋之。亦須百餘英里之地也。阿特列斯曰。但以意忖度之。亦可不必如是之大也。高弗來曰。若何忖度之。阿特列斯曰。吾料其主人亞姆。旣財產。

髑

體

杯

富。充。勢。必。建。構。大。厦。一。切。僕。役。僱。用。之。人。亦。必。構。屋。四。周。以。居。之。然。則。竟。可。誠。一。鄉。鎮。矣。如。此。之。鄉。鎮。爾。想。其。以。何。起。名。謂。非。亞。姆。鄉。鎮。乎。高。弗。來。曰。噫。此。豈。可。作。爲。定。論。哉。阿。特。列。斯。曰。吾。嘗。究。察。北。歐。人。所。遺。鄉。鎮。之。名。每。以。斯。備。二。字。代。其。鄉。鎮。二。字。者。故。吾。度。其。名。必。爲。亞。姆。斯。備。也。高。弗。來。曰。然。恐。君。未。必。指。吾。鎮。之。亞。姆。斯。備。者。阿。特。列。斯。曰。否。吾。固。指。貴。鎮。也。吾。知。貴。鎮。必。爲。一。古。人。名。亞。姆。者。所。遺。傳。亦。信。此。亞。姆。卽。爲。符。籙。環。所。鑄。之。亞。姆。也。故。僅。可。於。此。地。尋。其。高。墳。可。耳。吾。嘗。考。本。鎮。之。輿。地。冊。知。離。此。北。約。四。英。里。之。遙。有。一。處。名。來。文。宅。有。……言。次。皮。屈。雷。斯。接。語。曰。有。一。人。造。之。邱。陵。衆。皆。稱。之。爲。亞。姆。陵。者。然。否。阿。特。列。斯。曰。誠。然。皮。屈。雷。斯。曰。然。則。君。果。欲。啟。其。邱。陵。而。往。探。其。究。有。何。物。乎。阿。特。列。斯。曰。吾。因。而。來。此。欲。往。觀。其。墳。內。曾。有。何。人。啟。過。否。噫。吾。友。高。弗。來。於。君。之。心。意。中。必。以。爲。渺。茫。而。奇。異。者。但。於。吾。則。覺。能。

入。此。墳。卽。可。使。吾。父。之。沉。寃。一。旦。水。落。石。出。而。昭。雪。以。慰。吾。母。於。地。下。矣。言。次。阿。特。列。斯。之。容。貌。甚。顯。其。穩。定。堅。信。之。狀。而。他。人。之。疑。竇。不。得。而。奪。之。也。皮。屈。雷。斯。曰。但。此。陵。爲。來。文。遺。產。今。屬。於。伯。爵。者。君。欲。啟。之。其。先。乞。伯。爵。之。允。准。否。阿。特。列。斯。曰。否。否。安。可。哉。僅。能。明。知。故。犯。耳。皮。屈。雷。斯。曰。然。則。君。安。得。作。此。事。而。不。爲。人。所。見。乎。阿。特。列。斯。曰。祇。可。於。夜。間。舉。事。耳。皮。屈。雷。斯。曰。昏。夜。之。中。潛。入。於。古。遺。之。墳。墓。中。豈。不。驚。怖。哉。高。弗。來。曰。欲。吾。助。君。否。阿。特。列。斯。曰。此。則。極。佳。極。美。皮。屈。雷。斯。曰。吾。亦。甚。喜。與。君。等。偕。倘。君。尋。得。此。珍。寶。欣。樂。何。似。耶。高。弗。來。曰。千。年。餘。之。骨。董。未。必。至。今。尙。存。也。阿。特。列。斯。曰。近。代。人。之。啟。古。墓。者。固。有。古。錢。古。軍。器。等。物。尙。存。也。高。弗。來。曰。然。誠。是。言。也。但。君。須。知。其。文。中。乃。謂。給。其。子。曼。拊。那。者。彼。未。必。取。剩。若。干。而。遺。贈。於。後。人。者。也。阿。特。列。斯。曰。然。此。子。旣。得。遺。傳。之。環。何。以。至。今。仍。流。落。於。他。人。處。乎。想。必。海。

罰

體

杯

耳。大與曼。那相違甚遙。不足以通言語。故將其言鑄於符錄環耳。此環或爲代遞者所浮沉。或爲爾時行路之人不戒於盜賊。而被搶劫者。或爲曼那識此文字。而其子孫無此見識也。或此環遞至田里亞。而竟無人解釋而知者。然則其環之秘密尙未洩。而墳中之珍寶仍得存留。亦未可知也。爾時皮屈雷斯注視阿特列斯所譯之文。而問曰何爲『亞撒神之火爲爾衛護此財』耶。阿特列斯曰。亞撒卽爲北歐人之神名。若有人妄動其墓之珍寶。謂該神必發火以焚之。皮屈雷斯曰。然則勃來克君試謹慎。君若入內。適觸亞撒神之怒焉。然則何謂『晌午之日輪影。可作爾之標記耶』。阿特列斯曰。現在吾亦不能得見解。然吾想明日晌午。且至亞姆陵一訪之。或可得其端倪。不久皮屈雷斯卽往睡。但不能成寐。蓋思阿特列斯。而亦思其見駱麗之美。而受如此感激者。

丙午年四月初版
同年同月發行



編輯者

小說林總編譯所

印刷者

上海派克路福海里
小說林活版部

發行者

上海棋盤街
小說林發行所

分售者

各省
圖書局



欽命二品頂戴江南分巡蘇松太兵備道袁 爲

給示諭禁事據職商孟芝熙稟稱竊職等以輸灌文明開通風氣推小說爲最愛糾合同志集有成款擇歐美小說中之新奇而宗旨正大者繙繹成書增進國民智識以輔教育之不及租定上海棋盤街房屋定名小說陸續付印平價出售誠恐書賈射利翻印或增損字句改換名目希圖朦混嗣後凡本社印行不准他人翻刻除另稟

商務局憲外稟求准予立案出示嚴禁翻印並請札飭縣廨一體示禁並照會

租界領袖總領事立案以重板權並具切結聲明所著雙艷記美人妝福爾摩斯再生一案福爾摩斯再生二三案等書委係自行編輯並無翻印情弊如有朦混願甘罰辦等情各到道據此除批示分行縣廨一體立案外合行給示諭禁爲此仰書賈人等一體知悉毋得將小說陸續所印各書翻刻漁利如敢故違一經查出定行究罰不貸其各凜遵切切特示

光緒三十一年三月十一日

●謹告小說林社最近之趣意

本社刊行各種小說以裨官野史之記載寓誘智革俗之深心荷蒙海內同志推行日廣且時加箴規以爲前途發達之豫備本社不勝感佩惟譯著紛出非定宗旨則陳陳相因將來小說界必有黯淡無光之一日同人懼焉爰將已印未印各書重加釐訂都爲十二類其無所取意者絕版不出值此競爭劇烈之潮渦竊附於寓言諷世之末座博雅君子或有取焉

廣

●歷史小說

(誌已往之事迹作未來之模型見智見仁是在讀者)

孽海花一編

五角

孽海花二編

五角

女英雄彈詞

一角三分

孽海花三編

著作中

身毒叛亂記二編

印刷中

俠奴血(一名西印度懷舊記)

四角

小說林廣告

小說林廣告

海天嘯傳奇

二角

風洞山傳奇

四角

身毒亂叛記上

四角

●地理小說

(北亞荒寒南非沙漠廣輿所略為廣見聞)

秘密使者上卷下卷各四角

揮汗談(一名非洲探險記)

著作中

●科學小說

(啓智秘鑰闡理玄燈)

秘密海島上中下各四角半

海底庫

譯述中

黑行星

一角半

新紀元

印刷中

●軍事小說

(尙武精神愛國汗血觀陸海戰史奕然有生氣)

軍役奇談

新舞臺二

譯述中

新舞臺一

四角半

新舞臺二

四角

告

廣

●偵探小說

變形易相偵察鉤稽為小說界新輸入者

福爾摩斯再生第一至五案

祛篋術

印刷中

合本

四角半

鏡中人

譯述中

廣

第一案

二角

空中之刀

譯述中

(本分)

第二三案

二角

燧中燈

印刷中

第四五案

二角

男裝偵探

譯述中

福爾摩斯再生第六至十案

女裝偵探

譯述中

合本

四角

秘密隧道下

印刷中

告

(本分)

第六七八案

二角半

纖手秘密

印刷中

第九十案

二角

髑髏杯

印刷中

狸奴角

二角半

女首領

譯述中

小說林廣告

三

秘密隧道上

三角

福爾摩斯再生十一二三印刷中

銀行之賊

三角

福爾摩斯偵探第一案 印刷中

廣

一封書上卷

三角

本社創辦伊始譯員未曾訂明致

一封書下卷

三角半

將一案分出二冊茲特重加釐訂

奇獄一

二角

大加筆削合成一冊首尾完具識

毋夜叉

四角

者諒之

日本劍上卷

四角

少年偵探

譯述中

日本劍下卷

三角

告

玉蟲緣

三角

馬丁休脫偵探案之一二三 二角半

馬丁休脫偵探案之四五六七 三角

馬丁休脫偵探案之八至十一 三角

廣

告

彼得警長上卷

三角

彼得警長中卷

三角

彼得警長下卷

三角

一捻紅

五角

●言情小說

(疾風勁草滄海巫山世態寫真人心活劇)

影之花上卷

四角半

愛河潮

一元

銀山女王上卷

四角

銀山女王中卷

四角

萬里鴛上卷

四角

萬里鴛中卷

四角

萬里鴛下卷

四角

女魔力上卷

四角

銀山女王下卷

譯述中

影之花

譯述中

情海劫下卷

印刷中

白玫瑰

(版權歸本社)

著作中

新戀情上卷

印刷中

小說林廣告

五

廣

女魔力中卷

三角半

女魔力下卷

三角

雙艷記

三角半

離恨天上卷

三角

離恨天下卷

三角

妬之花

四角

美人妝

二角

車中美人

二角半

情海劫上卷

四角

告

●國民小說(三色之旗獨立之門洛鐘其應是在銅山之崩)

無名之英雄上卷

四角

無名之英雄中卷

四角

無名之英雄下卷

四角

蘇格蘭獨立記

烽烟劫

擎雲手

譯述中

譯述中

譯述中

告

●家庭小說 (家庭教育首重幼稚盧叟栢氏咸以小說著名教育界)

小公子 (上下卷) 各三角

鴻巢記 二角半

●社會小說 (有種種現象成色色世界具大魔力超無上乘)

俠女奴 二角

啞旅行上卷 三角半

黃金世界 譯述中
禽獸世界 譯述中
啞旅行下卷 印刷中

●冒險小說 (偉大國民冒險精神魯敏孫歟伋朴頓歟雁行鼎足)

海外天 (版權歸本社) 四角

●神怪小說 (希臘神話埃及聖迹歐西古俗以資傳覽)

海屋籌

●滑稽小說 (曼倩淳于著名昔史談諧談笑繼武後塵)

新法螺 三角

大除夕 三角

印刷中

新著 遼天一劫記

撰述中

廣

東海覺我撰 本編記日俄甲辰之戰首尾完備旅順攻擊對馬海戰奉天鐵嶺諸役引據報章日記以及局外觀戰員之報告成此一大集我國民身受之慘禍應留爲一大紀念不僅對岸觀火已也出書後再行廣告

本社添設編輯部廣告

告

本社未設印刷部以前各處來稿函件統歸發行所以致時有貽誤良多不便茲特推擴添設編輯部海內通人譯著小說願印行世請將原稿寄來（譯稿附原本）到後即掣收條由總撰述選定付印版權歸於本社未入選者即按原址於一月內寄還入選小說譯著諸君欲得何種權利亦請詳細開明由本社承認函訂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6763B

Lin